

陶菊隱著

菊隱  
叢譚

新

語

林

中華書局印行

陶菊隱著

菊隱  
叢譚

新

語

林

中華書局印行

菊 譯  
新語林目錄

- 一 從下基講到做人……………一一〇
- 二 譚畏公是武人……………一一一—一四
- 三 柳森殿……………一五—一八
- 四 梁啓超……………一九—二七
- 五 院長失蹤之謎……………二八—三一
- 六 北方一藝人……………三二—四二
- 七 兩次天津會議……………四三—四六
- 八 北政府最後之一頁……………四七—五四
- 九 孤城古木英雄老……………五五—六九
- 十 什景花園中古怪老頭子……………七〇—七四
- 十一 曹三爺大事不糊塗……………七五—八二

十二	吳子玉將軍之一生	八三—九六
十三	韓復榘蓋棺論定	九七—一〇一
十四	去留肝胆兩崑崙	一〇二—一三三
十五	謙記牛肉館的知足翁	一一四—一二六
十六	里弄中一老者	一一七—一二三
十七	在美國的中國學生	一二四—一三二
十八	平劇兩伶人	一三三—一四一

菊隱叢譚  
新語林

從下碁講到做人

老段既死斯道日孤棋輪一着難能可貴。圍棋是一件風趣的遊戲，雖帶賭博意味，比之又麻將打撲克却有雅俗之別。圍棋易學難精，粗枝大葉的下法拿黑白子亂擺一陣，擺滿了全盤完事，所謂『勝固欣然，敗亦可喜』那是一種陶冶性情的衛生棋。反之，要着着取勝，把遊戲當做軍國大事一樣，不但腦力消耗太大，甚至還有生命危險。

老段死了，斯人而在，斯道尙有人提倡。現在我國圍棋高手們自段合肥一瞑不視之後，惶惶然有曙後孤星之感。當年老段的棋友一般人稱之爲『棋顧問』的有顧水如、劉棣槐、王雲嵐諸氏，其中以顧的工夫爲最深，每日不離段之左右。段嗜棋如命，每早爬起來便鬥一盤，一年三百六十日從無間斷。與段親如父子而有師生之誼的徐樹錚頗不以此爲然，因一局告終已是紅日中天，一上午的光陰便白白犧牲掉，所以小徐終身不肯到段的棋室。他常常向人說，『老師身繫國家之安危，那能有此閒情逸致？』



從前軍閥們和部下又麻將，部下都抱定『只輸不贏』的原則，輸的次數愈多，老闆覺得過意不去，你的官級便不愁不從此步步高升了。所以和長官賭博只能採取『以敗為勝』的策略，假使你是個傻瓜，求勝於方城之內，也許你的飯票子會要被撕碎了的。誰都曉得，老段是個剛愎自用的人物，好勝心特別利害。他的棋並不高明，爲着年高位尊的緣故，日本人贈以『名譽七段』，這好像外國政府贈給友邦偉人一種名譽勳章（或學位）一樣，但老段居之不疑，自以爲無敵於中國了。

實際上他的程度還只夠得上『初段』。他和上了四五段的能手對奕時，能手亦只能抱定『只輸不贏』的原則，可是有一件，你不能輸得太多，輸多了他會生疑，疑你故意讓他，這無異於給他一種不可忍受的侮辱，他的怒火會比輸棋更要升得高。因此和他下棋的先得把全盤計算好，結局時只輸一着，他才感覺愉快。當然哪，你是全國聞名的能手，你已竭盡生平之力還得輸他一子，這不是他『所向無敵』的明證嗎？

從前孔夫子批評寧武子『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聰明人裝傻子本來就不是一件容易事。我們得模仿這個口氣說，和老段下棋的高手要贏不難，要輸再便當沒有，但造成『棋輸一着』的局勢却非有絕大本領不能辦到。老段的長子段駿良對此道確是跨窻之子，他具有『當仁不讓』的勇氣，每逢『父

子屢兵」時總是着着進逼，把老頭子殺得一敗塗地，老頭子氣得臉上泛赤，喃喃然罵道：「你什麼不會，只會下棋！」

因此，駿良聽得老頭兒喚他下棋時，就像接了閻王的請帖，他認為做兒子的不必像清客。儘可真刀真槍殺一陣，可是『勝固慘然，敗亦不樂』，誰願意下這斷命的棋呢？他迫於嚴命，不下也不成，而一戰告捷之後，老頭子輸得不服氣，逼着他再鬥，直到轉敗為勝時才肯罷手。無疑地，老段焉有僥倖獲勝的機會，那種勝利仍是虛偽的勝利，並且不比清客們之善體人意，駿良為擺脫這場苦差使，虛晃一槍而走，老頭兒雖得勝亦覺太不夠味。

老段既死，斯道日孤。駿良一方抱終天之慟，一方却如釋重負。他現任天津，下棋的機會很少，尤不願與高手決雌雄。他的意思是：下衛生棋固無不可，認真却來不得。他說：『我要留着這條性命多活幾年。』

一技之成幾許心血，兩雄相遇弔胆提心。凡一技之成，非下苦工夫不行。戲迷們往往因研究一腔調，一動作弄得神魂顛倒，茶飯不思，走路時一步步像是踏着板眼，睡覺時蚊子嗡嗡叫像聽得胡琴在吱格吱格地響動着，乃至登坑出恭亦在追思回味之中。學棋的當然不是例外，餐盤裏是棋勢，帳頂上是棋譜，耳所聞目所見幾於無一而非棋。凡事必入魔而後有成，這是顛撲不破的定理。可是經過苦思力學之

後，幸而一發通百發俱通，既登峯而造極矣，是苦是樂，連本人都不能下一斷語來。

蓋名之爲物，不知造過多少罪孽，害過多少豪傑英雄。假使下棋的雙方都是無名之輩，不妨亂投棋子，無論勝負誰屬，終不過那麼一回事罷了。但一對名手互拚死活時，一步不能放鬆，一絲不容苟且，絞腦汁，挖心思，以求其必勝，一盤棋要下好幾個月，下完了往往害一場大病，甚至化作身殉技的冤魂。

段幕中首屈一指的棋手顧水如是浙江楓涇人。圍棋以江浙及福建爲最盛，小小松涇尤爲名手輩出之區，顧的兄弟姊妹們沒一個不是耽於此道而且精於此道的。可是顧從小反對這個玩意兒，每逢哥弟們交鋒對壘的時候，他用手一揮，把滿盤棋子攪亂得皂白難分，大步掉頭而去。不料環境逼着他走上這條路，左鄰在下棋，右舍也在下棋，他沒法子突圍而走，終於被棋魔征服了。

起手便覺不凡，一年後，老於此道的兄弟沒一個是他的敵手，他在鄉里中造成『後來居上』的地位。後來到北平，和國手王雲嵐伊耀卿較量了幾陣，直把老前輩殺得只有招架之功。他自己不感滿足，到日本學棋，回國後益見孟晉，除段大公子堪與匹敵外，簡直算得個常勝將軍了，他因此便居段合肥門下。駿良二十歲開始學棋，因具宿慧，進步很快，可是二十四以後即停滯不前，聞因嗜好太多，不能專心致志，願也是一樣，當初銳不可當，上了『三四段』以後便像『江淹才盡』了。他說下圍棋沒有了不得

的巧妙，貴在謀定而后動，輕敵和苟且都是絕大的忌諱，敵人怎樣進攻，怎樣去抵擋，怎樣反攻，怎樣包圍，怎樣突破敵陣，怎樣深入敵巢，怎樣固守陣線，務須知己知彼，料到八十着以上，才有克敵制勝的把握。

棋逢對手才殺得痛快，所以高手和低手下棋是絲毫不感興趣的。可是兩雄相遇，擺下陣來，雙方都懷着鬼胎，都捏着一把冷汗，一戰而敗，『一世英名從此休矣，』那是何等驚心奪魄的問題。顧與駿良是「棋」鼓相當，自民國十三年以後，兩人口頭上締結「休戰協定」，爲着兩人都想多活幾年，都不願做以身殉技的笨漢。

顧在北平時，偶見劉棣槐和一個小把戲對奕，小把戲殺法非常利害，不禁暗暗詫異。後來一打聽，這孩子是福建人，吳清源是他的名字，他的父親是張元奇的女婿。父死，家道中落，正想從北平遷回福建去，那時他只有九歲。顧有意獎勵他，便由他的姨父李十五爲介紹，跑到他家裏。家中人向這位不速之客叨叨絮絮地說了一大套糧盡援絕撥回故鄉的話，並且拿出一包國庫券請顧替他們變錢做路費，顧起身作別說，『候着明天的回信吧。』

顧轉去把這事告知老段，段說，『留着他們吧，反正給他們每月一百元的生活費，看這孩子有沒有出息。』第二天，顧把這個好消息帶到吳家來，『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吳家忙叫這孩子

向顧磕頭，認爲義父。那時吳家對於這孩子的前途，東西南北，茫茫然不知走那條路好，無意中遇着了顧，顧把這孩子領到他自已從前不願走而後來畢竟走上這條路。

小小年紀便自不凡，老將出馬，險遭不測。初生之犢不畏虎，乳臭未乾的吳清源開始只要大名鼎鼎的劉棣槐讓他五子，漸漸由五減到四，由四而三而二而一而對子。這時王克敏把日本九段國手本因坊秀哉接到北平來，王送他三千元，老段也送三千元，叫他和中國名角兒更番轉戰過，本因坊在如雲猛將中只賞識吳的天才。

本因坊是日本棋社的社長，大倉喜八郎（大倉洋行主人）曾以五十萬元捐充該社經費，所以大倉在棋社中是個強有力的後台老闆。本因坊會見大倉時把吳的天才說得天花亂墜，大倉一口氣贈吳一萬元的安家費，接吳到日本加入棋社。依照該社慣例，初入社的社友不能支薪，可是吳的來頭很大，一進門便有三百元的薪水。

日本棋社每年有春秋兩次大比賽，從社友中挑選三十二名尖字號的能手，被選的從三段至八段（以三段爲起碼資格）分爲八對比賽，戰敗者跳出圈子，從八對淘汰到四對，從四對淘汰到兩對一對，這最後一對再決最後之勝負，剩下獨占鰲頭的一個由社長本因坊親自出馬，和這人作一度驚天地泣

鬼神的大戰。一九三五年秋季比賽時，最後的一對一個是中國人吳清源，一個是日本人木谷實，結果吳勝，他挺鎗躍馬來和譽滿全國的老將廝殺一番。

這一場苦鬪，爲期達三個月之久，每天把棋譜公布出去，日本全國都把它當做一件非常重大的問題。當然，吳已變成了日本化的中國人，但他畢竟是中國人出身，他擊敗了木谷實已非日本之光，假使再把首屈一指的老將一舉而推翻之，那還成什麼話！所以日本人朝夕爲本因坊暗中使勁，祝他老當益壯，別敗於鄰邦孺子之手。

可是每天展開棋譜一看，吳頗占優勢，在內行眼光中看起來，本因坊已沒有多大指望了。不料結局時吳畢竟輸了一子，本因坊得以維持其獨步一時的令譽。這是本因坊出奇制勝之所致嗎？當入局之始，他曾經宣布『此生只比賽這一次』，這明明向吳透露着你要『毋爲已甚』的意思。吳到日本由於他的汲引，在舉國若狂的氛圍裏，吳有不能勝亦不敢勝的兩重苦衷。這種苦衷，不像清客們陪老段下棋一樣，或許其苦悶猶有過之。而結果，在國手之前造成『棋輸一着』的局勢，這比之在棋法不見高明的老段之前造成『棋輸一着』的局勢，其苦樂難易爲何如！

那時吳在日本有『黑子必勝』的綽號，這是『先下手者爲強』的意思（圍棋分黑白二子，黑先

動手。他和本因坊下棋時當然他拿黑子（有徐行後長者之意）他生平拿黑子只輸了這一次，可是這種輸法是一筆不能報銷的糊塗賬。吳現在已入日籍，日本人好勝心切，雖博奕小道亦不任異國人昂首闊步於其國門之內，吳之入籍自有其『不得已』苦衷。此外還有經濟的原因：假使吳回到故國來，穩窩據『國手』一席。但國手有什麼用處？饑不足以爲食，寒不足以爲衣，他所以不惜楚才晉用者以此。

我國人有兩種極端相反的心理，一種是徒唱高調不求實際的自傲心理，一種是不可救藥的自暴自棄心理，這兩種非過卽不及，後者更有矯正之必要。便以圍棋而論，我國上段的僅有十人左右，而日本則車載斗量，一般人都說中國人已望塵莫及了，但事實決不如此。大凡一技之成，一事一物之精進，必有賴於國家之提倡和社會之獎勵，單憑個人天才和努力是無濟於事的。中國人對一切都抱着隔岸觀火的態度，政府忙於簿書，無暇察察爲明，社會上沒有識英雄的巨眼，因之一般懷抱利器的天才者屢屈於社會底層，不能脫穎而出，結果是壯志消磨，甘與秋草同腐。

吳現在只進到六段，爲着身體虛弱的緣故，這兩年未參加比賽，否則其造詣當不止此（據聞其能力已達八段）。他現在還不過二十一、二歲的青年，以如此年齡而有如此成就，爲日本棋史上所僅見。但是中國的高手們大多數成功於少年，施定盒、范西屏都是十六歲所向無敵，只有最末一次的國手周小

松直到五十歲才執棋國之牛耳。據日本人批評，我國乾嘉時代作風與現代圍棋戰術截然不同，倘施范輩生於今日，恐尚不夠五段，這是一種『死無對證』的說法。不過從年齡上的成就看起來，中國人富於天才爲不可掩的事實，由於經濟關係不知埋沒了多少天才，而日本一技之成，社會有獎勵，政府有年俸，凡是上了段的棋手終其身可充棋教授，至少可維持其生活，倘進至四、五段以後直可發一注大財，不必過問餘事。當舉行圍棋決賽時，勝負都有獎金，吳與本因坊決賽之一次，本因坊得獎一千五百元，吳得一千元。本因坊號稱九段，儼如日本棋官的領袖，每月收入平均可達一萬元。他繼承乃父本因坊秀策而爲國手，將來他的替身不外吳與木谷實兩個。木谷呼聲最高，一由於體力強弱之不同，二則吳畢竟是中國人出身，日本人不願把他捧出來壓倒一切。

吳未出國之前，有一次在北海和一個上了五段的日本人對奕。那時吳簡直是個跳來跳去的頑皮小孩子，他投了一子之後，爲着不耐心等候，匆匆地跑到外面去了，而對方苦思力索，累得滿頭是汗，好不容易才下了一顆子，吳匆匆地跑回來，不假思索地又投一子而去，旁觀者都說這孩子太不把下棋當做一回事，結果他勝了。他自到日本後只回國省親一次，現在有一個日本貴族女子將要嫁給他，他將變成色彩更濃厚的日本人。

老段由天津移居上海時，顧水如隨之南來，段死仍留上海，頗有知己難逢之感。他在段門下爲朝夕相見之一人，除下棋外，絕口不談政治，這是他一生的長處。段歸道山之後，他偶然和友人下衛生棋，對此已不感興趣，又麻將反而變成了現在唯一的癖好。

兩年之前，北平青年會發現一個姓伊的神童，只有十來歲光景，他的棋法很高明，一般人驚爲『吳清源第二』。但他遇不着雪中送炭的顧水如，遇不着提倡此道的段芝老，今後能否異軍突起，儲爲祖國之用，却是一件疑問。

## 譚畏公是武人

假使說譚祖庵是武人，大家會搖頭不信，他雖做過好幾次都督和軍長，但大家公認他是個文人。當辛亥革命之役，他以諮議局議長出任湖南都督的時候，大家都覺得他是個不善治兵的書生，那時恃功而驕的軍官們奉之爲傀儡，替他起了一個古怪的綽號——譚婆婆，他也就婆婆媽媽的做下去。雖然他常在教育會前坪練習騎馬，但大家都覺得這是人類舍其所長而用其所短一種習慣，比方說武人好寫字做詩，文人好騎馬試劍，男人習青衣花衫，女子要入北伐隊之類。

可是譚先生確有武工，這工夫從小得來，除非極親近朋友幾乎沒一個相信他是精於騎術和射擊的。欲知譚之所以爲武人，先從他少年時代說起。

湖南安化縣黃鳳歧先生（字芳舟）以進士殿試二甲得授主事。他老先生青年時很好嫖，好嫖的常與人爭風吃醋，黃爲此吃了好幾次虧，氣得埋頭練習拳術。拳術練好後，依舊大嫖特嫖。有一天，他的「清敵」邀集了百多個顧盼自雄的痞棍，其中有好些拳足上頗有工夫，趁着黃和妓女談笑的時候突然把他包圍得水洩不通，黃不慌不忙，從套褲中取出兩根短鐵棍，飛舞奪門而出，百多個痞棍四面吶喊而

來，這位文質彬彬的秀才（其時尚未會試）從巷口打到巷尾，痞棍抱頭如鳥獸散。他又折回來尋找屋角裏的殘兵敗將，一個個被他收拾干淨，依舊回到妓女的房間飲酒作樂。

後來在北京當窮京官，英雄無用武之地，他和譚文勤公的長子譚樸吾頗為投機。文勤在甘肅任內，從大少爺處得讀黃芳舟的八股文，文勤素精此道，不禁擊節稱賞，因此向樸吾說，「這人的作品很有意思，把他找來做教讀夫子吧。」

隨着文勤公混了好些日子，黃先生曾做過雲南昭通府知府，後以道員被參。朱家寶為安徽巡撫時，薦為巡防統領，民元後才回到湖南來，那時他的高足譚組庵先生已貴為都督了。譚先生追念師門舊誼，曾給他一個釐金局差使。

黃的武功很不含糊，能把厚磚堆積四尺多高，用一手直劈下去，每塊磚都被劈成兩瓣，好像刀劈的一樣，其中絕無一塊磚被劈成三瓣的。譚先生在他手裏學得好些本領。這位黃先生今年已八十多歲，住在原籍安化鄉下，近年來更名芳久，前年長沙舉行國術比賽時他還到場參觀，可謂壯心未已了。他另有一位高足，就是從前在湖北被殺的季雨霖師長。季君能把一個十八斤重的鐵圓球用一隻手接連提上三把，其手勁之大可想而知。

譚得名師黃芳久的指點，對武技略有所窺，後來譚文勤改任兩廣總督，他又向孔武有力的戈什哈學習騎馬和打槍。民國元年，桂軍統領王芝祥率師北伐經過長沙時，湘軍將領久佩、王上將槍法之準確，大家集於小吳門外校場坪請他表演一下。王上將提起槍來，對準靶子一連放十槍，七槍射中紅心，旁觀者拍掌喝采不已。那時文質彬彬的譚都督就是一般人所呼爲譚婆婆的不覺技癢，慢吞吞擎槍在手，大家不由得耳語竊笑。

那知譚都督一連打了十槍，沒一槍不中紅心，這一來直把觀衆驚呆。王上將趕忙跑過來和他緊緊握手。有許多反對譚都督的將領暗中吃驚：「幸而我們不會行刺他，不料他有此百步穿楊的絕技！」

每值黎明時，譚集合衛隊營連長以上軍官在教育會大坪繞場馳馬。有的跑三十多個圈子，也有的跑到四十多個圈子，不覺面赤氣喘而退。初跑時羣馬騰蹄爭先，看看少下來了，最後只剩下一匹馬，馬上坐着一位又黑又胖的漢子，這漢子就是文質彬彬的譚都督。他能一口氣跑五十多個圈子。那時他的參副兩長就是現任軍事參議院上將參議張毓崑（翼鵬）和五十二師師長岳宏羣（森），都是軍人，都望塵莫及。

民國五年湘軍退到郴州時，譚不忘練習騎馬，每值朝曦初上，民衆常見一位眼角有眼糞的黑胖漢

(按譚先生是沙眼患者)馳騁自如。他不僅會騎馬打槍,同時手勁也極大,沒一個鬥手勁的鬥得過他。他對於飲食極其考究,吃得很好,而且吃得很多,竟以此中風逝世。

現代軍人不尙匹夫之勇,而以戰略戰術見長,這麼說譚先生還只能算得文人。

## 柳森嚴

嶽雲湘水間是民國以來出產英雄奇士最盛的地點。湘人常常很自負地說，「國民革命初期共祇有八軍，第二軍譚延闓、第六軍程潛、第八軍唐生智都統率湘中健兒，其餘各軍中湘籍士兵約占三分之一，湖南伢子真出色，當兵吃糧是湖南人最大的出路。」

過去兩年前，長沙市上陡然發現一位民衆英雄，這位英雄只有二十多歲，生得白淨文秀，穿了一套西裝，手裏不論晴雨都提着一柄菲菲傘，下面是赤腳穿了一雙草鞋，却坐在極漂亮的包車上。憑着這一身怪異的裝束，已足夠吸引路人的視線了。

再回轉三年，有人在一新棧——湖南人在上海棋盤街所設客棧——看見過他，他的光景似乎很窘迫，雖然這客棧每天的食宿費祇要一元錢，我們的民衆英雄還覺擔負不起。他比往日困在店房的秦叔寶更窮，因為秦二爺有黃驃馬可賣，他除却一根寡褲帶以外找不出什麼。

每天在朋友處借得三元五元，混一天算一天的混了好些日子，在上海實在無法再混下去了，從此上海不見他的蹤影，在長沙也不見他的蹤影。

僅隔三個年頭，他安然回到故鄉來了。人家發現他的時候，他就是上面所寫的那一身怪異的裝束。他善治跌打損傷，他的外科本領比西醫還高明。他還有拳足上工夫，能以巧取勝，常與人決鬥，別人的工夫比他好，他起首專取守勢，守得無懈可擊，相持至十餘分鐘以後，他認清敵人的弱點，猛然的騰身而起，把敵人打倒在地下。這完全是以柔克剛的方法，但身裁的敏捷與靈活確是有點工夫的行家。假使遇到一個沒工夫的人和他比試時，他不用左支右吾的取守勢了，伸出拳頭來祇一下就把無用的敵人打倒，又連連拱手說，「對不起，對不起。」

他不論耍拳一次或決鬥一次，不到數分鐘就氣喘不已，從這點看起來不像個工夫到家的技擊家，因為技擊家有養氣的工夫，肺部必發達，何至稍用力便氣喘起來？但據他自己說從前他吃過一槍，肺部受了傷。他儘管氣喘，能支持很久的時間，這一點是大家親眼看見的。有人說他有一種絕技，身子站在水缸外尺多遠，用嘴向水缸吸着氣，水缸裏的水會變成一條線鑽到他口裏，這是他的內功；又有人說，他能用手指向丈餘外的銅鑼作敲打狀而使之發出響聲；這些都是穿鑿附會之詞。

因為他有相當本領，同時又以奇裝異服招搖過市，於是長沙市民都知道有這麼一個異人。報紙為迎合市民心理，拚命的捧他，把他說得活像一個古代的劍仙俠客，於是他的名氣一天天大起來了。

湖南國術比賽會開幕的前幾天，有人慫恿他先和國術館大教師顧汝章比試，顧教師是北派中最負盛名的，假使把顧教師打倒，就可以替南派出一口氣。顧教師聽了這消息，不甘示弱於人，便和柳森嚴聯名具呈湖南省府，情願比試一下，兩人中任何人被打死，不要對方償命。可是湘政府提倡國術並不像從前打擂台招納天下英雄好漢，對於這一種負氣爭勝的比賽當然不能承認，只叫柳森嚴參加國術比賽，用不着指名挑戰。

國術比賽時，柳森嚴很顯威風，打倒了好幾名選手。當敵人被他擊中將倒地的時候，他趕忙的把敵人扶起，使之不倒下，因此有人恭維他很有技擊家的風義。後來鑽出個姓甯的，是國術館生徒，和柳森嚴比試兩場，第一場不分勝負，第二場柳被甯打倒，但不到兩秒鐘，柳翻身來壓在甯的身上，有人說這是柳輸了，因為甯打倒柳以後以為已得勝利，用不着再去提防他，柳乘其氣力鬆懈時反攻，這是不對的；也有人說柳並未失敗，是用鷄子翻身式，並以誘敵之計讓甯撲到身上來以便着力反攻，固然被打倒了的算是輸，但倒了而又立刻翻身起來的不能算輸，假使因力盡而被打倒，何能立刻起來呢？這兩說都有相當的理由，但是民衆都是擁護柳的，都說柳是最後的勝利者。也有人替柳另作解釋，認為那天他穿了一雙皮鞋，草地很溼，無意中滑落一交，並非被甯打倒。總之，種種說法無非智者見智，仁者見仁而已。

甯是國術館學生，而顧汝章則是國術館的大教師，柳打學生不過，豈是大教師的對手？這是站在國術館方面的論調。但同時又有人說甯是冒充國術館的學生，因為柳不可一世，國術館氣他不過，便雇用一名好漢冒充學生，以挫柳的威風。這話對不對，不便下一斷語。不過顧柳並未正式交手，柳的名氣不因跌了一交而稍有貶落。

柳年少好勝，毋庸爲之諱言，縱令他很有工夫，但涵養工夫是很欠缺的。還有一件，長沙有很多妓女喜悅他，他在脂粉隊中出進，這又不像個守身如玉的技擊家。他自從在長沙比賽後，住在長沙經武門外彭允彝的家裏，彭勸他埋頭練習，少管閒事，他從那年起，不再招搖過市，不久就不見他的蹤影了。

## 梁啓超

從前一般老古董都罵梁公是一代文妖，而新進之士又譏他是落伍者；可是我們評判一人首應研究這人所站的時代，在梁任公站的時代中，我們不能不推崇他是個提倡新知改革文體的大功臣。

他在主講湖南時務學堂的時候，門弟子如范源濂、蔡鍔之流後來都成就了相當事業。那時湖南是風氣閉塞的地方，然而到後來湖南獨得風氣之先，不能不歸功於任公倡導之力。他以總教習資格，吩咐學生們每隔幾天做一篇雜記，他把學生所作雜記很留心地批閱過，確有精力過人之處。他一生毛病是缺乏主見，講學時如此，施政時亦是如此。他常常說，「吾師南海先生主觀太深，祇看他所著清代學術概論就不難窺見一斑。我呢，我以為爲真理愈研究而愈出。」

任公所作「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不啻向洪憲皇帝投一巨彈。他做這篇文章之前，題目端端正正寫在白紙上，好幾天沒寫半個字。他左思右想，做的好呢，還是不做的好？一時不容易決定下來。憑着他的主見是非做不可的，只是他的黨徒都會因這篇文章文字惹下大禍來，任公也覺情感上過意不去。正在狐疑不決的當兒，老袁派人上天津來拜會他，和他商量一件要事。

這位先生口才很高，起初繞了個灣子，後來纔吞吞吐吐地說，「梁先生，我知道你是氣節之士，你會贊成北京城裏鑽出個皇帝來，同時我也知道你正在蘸筆想做一篇反對帝制的文章，這也是我所贊成的；不過，梁先生的黨，不會因此受到嚴重影響嗎？我替梁先生想想，不是說文章不應做，是說做了文章後怎樣纔使梁先生的信徒不受影響。」

幾句話打入他的心坎，任公向來是口吃的，此時更期期不知作答。

「依我的主意呢，」欽差大人滿臉堆下真摯的神態，把身子靠攏任公，放低着喉嚨說，「這篇文章發表以後，梁先生在國內是住不下去了，不如先跑到外國去，把文章從外國寄回本國來，這可以認爲是梁先生個人的意志，而不是黨的意志，這就與黨無涉了，同時梁先生的氣節也可以充分的表現出來。」

任公呆呆地望着他沒有回答。他又湊近一步說，「我們很知道梁先生的情況，特代籌十萬元旅費，務乞笑納。」

任公還是不說話。

「好吧，我知道梁先生已首肯了。而且別人拿錢買文章，我們却拿出錢來請梁先生莫做文章，可見

「梁先生身價之高了。我們回頭見吧。」他把十萬元支票擺在桌上，帶着帽子走了。

這位「欽差」真會打算盤，知道正面說不動，所以掉轉頭來站在任公立場說話。本來哀的意思是十萬元送任公出洋，叫他少管閒事；假使任公出了洋，那篇反對帝制的文章又是在外國發表的，「欽差大人」擔不着一點兒干係。

任公送客後，剎那間抓住了最後的決心。他找到幾位親切的朋友和門人商談一會兒，祇見他眉飛色舞的說，「我一切不能再顧慮了，先寫完這篇文章再說！我若不寫，不是出賣人格嗎？」

可是剛要提筆寫，文思又感遲鈍了。他的文思向來是很敏捷的，撥動了靈機，往往下筆颯颯一口氣寫上萬字，像這天文思遲鈍的樣子是少有的。這有一種緣故：任公太想把這篇文章寫好了，在矜持下越不容易寫出好文字來。後來他悟到這層道理，特地和朋友們打了三天的牌，打到第三天，他說不打了，獨自關在房門裏寫了半天。文章寫好，不久他離開天津。

任公缺乏主見，從參戰一事可以看得出來。任公在報上發表文字，力舉德國優點，以為德國必勝。民國三年八月間歐戰爆發，直到民國四年，任公還不會變更其原來主張。

我們還記得，美國當初是表同情於德國的，後因德國一味蠻幹，不懂得講外交，潛水艇擊沉了美國

商艦，才激怒美國加入協約陣綫。美國將加入的時候，任公審時度勢，馬上掉轉來力勸老段對德宣戰。在這時，他寫完了一部書，完全是左袒德國的論調，竟因主張之轉變而無法問世。

任公的老師康有爲是極端主張加入同盟國方面的。他看見任公突然放棄了原有主張，和他站在相反的方向，曾寫一封信給任公說：

「將來總會有這一天，德意志的鐵騎打進北京城來，你做了俘虜，看你如何得了！」

老段聽了任公的話，馬上出席議會，說明中國非參戰不可的理由，議員們頗爲動容，其中雖有少數人反對參戰，只要政府略略疏通一下，參戰案十拿九穩可以通過的；可是老段脾氣太壞，深覺國會的動作太遲緩，口頭上常有不滿國會的論調，於是推波助浪的政客們向老段說，「這班議員們太不夠味了，我們爽爽快快的幹一下吧！」

隨後就發生公民包圍議會的風潮，激怒了全體議員，對參戰案不予通過。

從這裏，我們可看出我國過去的政治太兒戲了，老段固有不合，但議員竟把國家利害置之度外，只知發洩私忿，於理尤不可恕。老段和國會感情破裂後，索性一不做二不休，逼迫黎總統下令解散國會。其時有所謂府院之爭，因內閣權力太大，總統不甘以傀儡自居，兩下感情頗爲惡劣。總統手下也有一班推

波助浪的政客，主張給老段一個下馬威，下令免段，難道老段能公然謀叛？主張免段的理由以為袁世凱解散國會，舉國騷然，而袁氏不久坍台，我們何必替老段分謗任咎？假使下令免段，全國輿論必然贊助我們，老段雖偏強，亦無用武之地。

黎總統聽得起勁，於是下令以步軍統領江朝宗代理國務總理，以為江近在京畿，手握兵符，給他代理揆席，當然是樂為我用；可是保定的曹錕在那時還是老段的羽翼，幾個鐘頭就可以殺到北京來，是個毫無肩膀的人，何能多負責任？果然不久就發生倪嗣冲宣布獨立的怪劇。

接着有所謂督軍團擁段運動，辦師張勳利用調人的地位，高視闊步到北京來，黎總統又應了引狼入室的一句話，中間經過一段復辟的把戲，黎總統倒反而宣布退職了。這時老段誓師馬廠，任公担任秘書長一席，及張勳失敗，副總統馮國璋入京攝職，老段以再造共和的大功，東山再起，任命梁啓超為財政總長，湯化龍為內政總長。

這時是梁任公一生在政界最得意的時代。他和老段合作，因段有再造共和之功。他自己總覺得是一個廣東人，不願附庸於北洋派，這一點是他不可搖奪的信念。

黎下台後，老段把馮迎到北京來。段的壞脾氣是永遠改不了的，可是馮比黎更強硬，更不願俯仰由

人，有所謂長江三督——蘇督李純、鄂督王占元、贛督陳光遠——做他的羽翼，他的腰子比黎硬得多了。直督曹錕本來是依違於馮、段之間的，後來也被馮拉過去，長江三督一變而為直系四督，北洋派裂為直、皖兩系自此始。段領導下的皖系有倪嗣冲、吳光新、張懷芝、張敬堯、陳樹藩、李厚基等，聲勢比馮超過好幾倍，所以他不要把馮放在眼下，正如從前不把黎放在眼下一樣。不過馮不肯仿效菩薩低眉的神氣，常與皖系平分春色，比方老段發表一種主張，老馮也提出一個主張來，和他立於對等的地位。

龔一聲，老段發表傅良佐為湖南督軍，譚延闓專任省長的命令了，這是老段無風生波的政策。傅良佐雖是湖南人，表面上看起來還不失「湘人治湘」的原則，可是他和老段是近親，說得一口好北京話，和故鄉簡直沒有一點兒關係。譚三先生的脾氣很古怪，他是文人出身，生平最不高興做省長，他說省長是督軍的兒子，他甯可丟官不幹，不願低首下心做人家的兒子。易督令下，譚飄然赴滬。不久，湘軍將領劉建藩、林修梅宣布湖南獨立，陸榮廷組織護法軍為湘軍後盾，這都是老段無風生波的反響。

任公看到南北之爭快開始了，立刻同湯化龍離開內閣，以示不與南人為敵，任公的政治命運從此結束，可是老段認為這是拆台的舉動。

北政府對湖南決計用兵。那時湖南督軍傅良佐屬於皖系，帶兵官王汝賢、范國璋却屬於直系。王想

取傅而代，暗中接兵不動，湘軍很容易的打下長沙來。段失了這一回面子，加上馮隨時掣肘，於是一怒而走，由慣做好先生的王聘卿代理內閣總理。隔不多久，皖系將領大有鼓噪之意，想用對黎的方法對馮。畢竟馮頗有機智，親去拜會老段，請以北洋團體爲重，再出組閣；老段也不再裝腔作勢，祇提出一個條件——貫徹武力政策，馮不得已應允了。段上台後，派曹錕、張懷芝分兩路攻湘，造成張敬堯禍湘的事實。

民國七年十一月歐戰結束，協約國戰勝，全國人士都恭維段有先見之明，却忘記了黑澀裏的一個人了，他是主張參戰而受非議的任公。

任公絕緣於政界自湘南獨立時始，其種因却遠在洪憲瓦解以後，因爲再造共和的蔡松坡是任公第一個得意門生，也是任公唯一的武力；任公早知道北洋軍閥不足與謀，想造成進步黨以武力，以滇、黔、川三省爲大本營，可是這計畫因松坡早死而無形消失。袁氏稱帝時，任公間道赴廣州，袁派出偵探極多，任公沿途得了日本人的助力，卒能履險如夷。他走到一處就有日本人招待他，替他預備舟車，有領事的地方由領事出面招待，沒有領事的地方由日商代爲辦理，任公不僅獲得安全，同時也感到舒適。事後任公寫了一段日記，大意說，「日本人的動作真敏捷，日本領事和商人都是受了命令行事的。可是我們反對帝制是我們自己的問題，他們爲什麼這等關心，我想到這裏，不由不害怕起來！」

袁氏暴殂後，北方由段出頭收拾殘局。依着「軍政府」大部分人的意思，主張和北方暫且立于相持地位以觀動靜，可是任公富於妥協性，只求北方恢復舊約法，主張馬馬虎虎罷手。但他很想替松坡謀一條出路。當時松坡是全國各黨派一致推崇的人物，他只怕壽命不長，否則他的地位和武力是不成問題的；沒有地位，非給他地位不可；沒有武力，可以製造武力。和他接近的人，一派主張他回湘，因為他是湖南人；一派主張他留川，因為川、滇、黔三省是他的根據地；松坡本人猶疑不決。督川令下，松坡頗有衣錦還鄉之志，電請辭職，任公力加勸阻，他才打消辭意。

康有爲眼高於頂，什麼人都瞧不起，可是對於這位再傳弟子却稱之爲文武兼資，可見松坡當日之名重一時了。他在大告成功後，不幸一病不支，委羅佩金代理川督，自己到日本養病，卒以病勢無可挽回，功成身死，這是任公一生最大的打擊，較之戊戌政變尤有過之。

現在把任公講學的事情略略記述一下。

任公二十餘歲時在湖南時務學堂担任總教習，年少氣盛，但他實質是狠忠厚的，常自稱爲「書獃子」，後來寫信給松坡說，「我是一個書獃子，書獃子常常會被人利用的」，這句話頗有自知之明。在湘講學時，舊派很忌他，說他國學根底極爲淺薄，不過其爲人也小有才，筆鋒犀利而已。桐城派大家吳汝綸

(曾國藩四大弟子之一)很佩服嚴復,却很渺視任公;他說任公讀書無多,何能高唱改革文體!

任公爲文是學龔定盦的,不就繩墨,衝破一切網羅,有「下筆萬言倚馬可待」的氣概。他主張他的學生多讀後漢書,他認爲中國文字分爲駢散文自東漢始,後漢書所載東漢文甚多,著者范蔚宗是個了不得的作者,行文專用駢體固不好,但完全唾棄駢文也不必,主張參用駢文,以成宜古宜今的文體,所以非讀後漢書不可,這一點又和舊派兩王(王湘綺、王葵園)暗暗相合。近來湘士仍有讀後漢書的風氣,是受了任公的影響。

任公不善做詩,晚年學詩於趙堯生,也有一種特殊的風格。他晚年的著述還不及主筆新民叢報、國風報時之流暢,祭六君子文、祭松坡文、勸袁世凱不稱帝的信都是不朽之作。他平日喜講墨學,其自號任公是取法伊尹以天下之重自任的意思。他在少年時痛詆儒家,晚年分析中國的學派又完全改變口氣,推崇曾子、孟子,一般老先生都說他的思想進步,那時任公也是一位老先生了。

## 院長失蹤之謎

上月三十日，南京忽傳居覺生先生失蹤。居先生是司法院長，院長失蹤是一件值得驚異的事。

居先生於上星期六日由南京動身到上海。居先生上海的家在地僻人稀的吳淞，因此外間多所揣測。他的當差三多子幾年來與之形影不離，因為居先生有了一把年紀，身邊不能沒人伺候，往常上北平上廣州上洛陽，三多子都隨侍在側，惟有這一次並未跟隨出去。

人是要人；碼頭，是綁匪縱橫的碼頭；住的地點，是地僻人稀的地點；一位年老體衰需要人伏侍的老人忽然獨自的不見了，這未免有點兒不妥吧！居先生的家庭和三多子都是這麼想。

東家問，回答沒有；打電話給西家，也回答沒有。家人不能不起恐慌了，於是找着上海市長吳鐵城先生，請吳先生想法子尋找。可是吳先生也沒法子想，他怕居先生已經悄悄地回到了南京，於是打電報給行政院，問居先生回京沒有？行政院也不曉得是怎麼一回事。因為這個電報，這消息愈傳愈廣，遂有失蹤之謠。

假使他是個很有錢的人，不能不替他捏着一把汗，可是居先生官雖大而錢甚少，綁匪瞎了眼不會

做這賠本生意，這一點大家引以為慰；不過這年頭也許有瞎了眼還聾了耳的綁匪，大家又不禁為居先生危。

幸而居先生於憂疑四起中，出人意外地回京出席中央黨部，而且帶回了一位粉裝玉琢的日本小姐。

這是一段富有興趣的事實：過去不久，一位日本留學生姓張的，是福建人，和日本萱野長知的女公子同學。這位女公子亭亭玉立同學中追求者不乏其人，尤以張為最力。

她對張的熱情雖不無相當了解，但有一件，張係中國人，日本女子不願嫁中國人，差不多已成日本近年來的風氣了。不錯，從前的日本女人很愛中國青年，尤其是充滿着活力的留學生，自『九一八』後，日本人在普遍地仇華宣傳下，日本女人的心理顯有轉變。

但張抱着百折不回的決心，畢竟讓他發現了勝利之門。

『你和我同是中華民族，我是中國人，你何嘗不是中國人。』張沒頭沒腦向這位異國女兒咕嚕着。

『我的父親萱野長知是日本人，我怎樣可以算中國人？』她幾乎把他當做說謊者。

『不，萱野長知不是你的生身父，是你的養父！』

「那麼我的父親是誰？」

「令尊是中國司法院院長居覺生先生。他是湖北廣濟人，住在南京。」

做了十多年的日本小姐，突然鑽出個中國父親來，這是怎樣一件事！她回去問她一向認做父親的萱野，萱野說，「一點不錯。」

原來二十年前，孫中山先生在海外奔走革命的時候，居隨侍留居東瀛。居夫人生育頗繁，而居致力國事，頗以兒女成行爲累。那次居夫人下一個女孩子，居的日本朋友萱野願負撫養之責。他說了幾句笑話，「孩子長大了還是你的，我不是白費氣力嗎？最好不讓她知道有你這個父親，同時我把她當做自己女兒看待。」

從此居小姐受日本家庭的撫養，受日本教育的薰陶，完全忘記了她是中國人。而忽忽二十年之久，居爲國馳驅，竟把生長在異國的愛女擱之腦後，這不能不算奇事。

居小姐從養父口中得知身世，星眸中噙着眼淚，決心回國省親。她回到上海之前，萱野預先打了一個電報，所以居從南京趕來迎接愛女。

昨天居在私邸邀宴親友多人，把這位突如其來的女兒向他們介紹過，滿室充滿着祝賀聲。不過，居

從此得雇用日語翻譯，女兒生長異國，滿口的阿答枯希，中國話半句都不懂，只好恃舌人為之通譯。

還有一件重要報告：居不僅得了一位嬌女，同時還添了一位快婿，這位快婿就是百折不回的張。

居替女兒命名為「灑玖」，大概是久居東灑之意。她從此換上旗袍，誰都看不出她是「日本小姐」了。她很快結識了一位閩友——葉奕華小姐，彼此互授中日語言。她倆的結識由於老父的介紹，居是老民黨，葉父葉承明也是老民黨，兩人除同志外還是老把兄弟呢。

一九三六，六，二九。

## 北方一藝人

『長沙裏手 湘潭漂，裏手和漂都是上海人所謂滑頭滑腦的意思。長沙爲湖南省會，湖南人得風氣之先，自科舉時代至革命時代，無論文事武功，無論好的醜的，那一件事不是湖南人搶先一步？湘潭與長沙咫尺之隔，不知產生過多少名人：文學秦斗王壬秋、君憲救國論者楊度、中共領袖毛澤東、近代大畫家齊白石、乃至善唱『毛毛雨』的影星黎明暉女士，都出自山川明媚的湘潭。』

若干年之前，湘潭黎翰林有一天請王壬秋吃飯。那時『三丁拐』轎子（三人抬）是湖南闊人唯一的代步，每一所大房子一進門都有一座轎廳。湘綺老人（王壬秋）下了轎，看見轎廳裏有個雕花匠正在工作着，案板上擺着陸放翁及湘綺樓詩集，心上不禁浮起一片疑雲來。他不顧向主人打招呼，慢慢地踱到那木匠的面前問，『你能讀詩嗎？』那木匠吞吞吐吐地答了一個『是』字。老人很迫切地問道，『你能讀我的詩嗎？』那人的答覆依然是個『是』字。

『讀詩難，讀我的詩更難，』湘綺進一步問他能做詩否？那木匠覺得面前站的是曠代詩人王壬秋，心裏吃了一嚇，不知拿甚麼話作答才好，頓時現出忸怩不安的顏色來。湘綺料他能做詩，馬上叫他拿出

來看看。剛巧案板上放着他自己的一本詩草，湘綺打開一看，不由得眉飛色舞，指點黎翰林看，口裏不住地贊道，『好極，好極，你真有做詩的天才！』

湘綺用手一拉，把木匠拉到花廳裏，叫他陪着吃飯，不但那木匠受寵若驚，倒把黎翰林弄得糊塗起來。湘綺摸着鬚子，喜氣盎然地說，『你給我磕頭，拜我爲師，我替你改詩。黎翰林便是你拜師的見證。』

那木匠姓齊，名璜，字萍生，便是現在譽滿全國的大畫家白石老人。他在十八九歲時做雕花木匠，覺得普通所雕富貴壽考圖之類太貧乏而無意義了，便找到芥子園畫譜臨摹起來。許多人見他花樣翻新，都指名雇用他，漸漸有鄉下人請他作畫，爲着他是個碌碌無聞的雕花匠，大家願出錢買畫，却以不落下款爲條件，他氣得不答應畫，『你們瞧不起我，怕擺進我的名字辱沒了你們，那麼，何必要我的畫？』

氣之爲物，有時可殺身辱國，有時却是發憤爲雄功成名就的唯一動機，許多英雄豪傑往往因受不了『氣』而後來得以揚眉吐氣的。齊白石不因當年之氣，也許到今天還是個碌碌無聞的雕花匠。他一氣而埋頭讀書，而受知於湘綺老人。一年後，他不再做雕花匠了，從此致力於讀書、作畫、雕刻圖章等事。他在屋後削壁上朝夕琢磨，不到一年工夫，削壁上縱橫布滿了他的作品。

因爲他是湘綺弟子的緣故，得與楊哲子（度）夏午詒、郭人漳等相結識。郭是名將郭松林的後人，請他在家庭裏擔任教畫。隨不幾時，他覺得寄人籬下非長久之計，爲着前途打算，非廣游名山大川不可。那時夏午詒的父親宦游廣西，由於夏的介紹，他繞道長江上下游而達桂林，沿途極搜奇訪勝之能事。後來夏父調往陝西，依然請他教如夫人及女公子的詩畫。可是夏父把他當作普通清客，賓主不常見面，他漸存『醴酒不設可以行矣』的念頭。半年後，湘綺偶作陝中之游，夏父郊迎六十里。白石與老師謁別已久，即將異地相逢，正是人生一大樂事。但他掉轉頭來一想，『待師何其熱，待我何其冷？我能在這冰窖子裏再住幾時！』這樣一想，不由得氣往上湧，瞞着女弟子，悄悄收拾行李，不見湘綺的面，不別東家而去，依然回到他的釣游故里來。

第一次氣把他從雕花匠氣成湘綺弟子，第二次氣更把他氣得臉色發青，渾身發抖，造成一代畫家的地位。從此以後，一角危樓，藏身於碧紗櫺裏，終日吮毫醮墨，飲於斯，食於斯，寢處於斯，從未下樓一步。這樣過了四年，覺得自己的藝術已夠問世。曾到北京一次，極受大詩人樊樊山的誇獎，在他詩稿上做了一篇序文。第二次到北京是民國二年，與夏午詒、楊哲子、郭人漳等往來頗密，不久仍回湘潭。民國七年是他到北京的第三次，下榻於法源寺之維摩榻。這一次他下破釜焚舟的決心，想在人海茫茫中衝開一條血

路，一吐歷年來胸臆間抑塞不平之氣。

他富於創造天才，翹然與流俗迥異。生平最反對三王吳樾的作品，認為徒供少數特殊階級的賞玩，溼沒了藝術的真價值。他的見解是：山水服膺石濤，花鳥以八大山人為巨擘。但他不落前人窠臼，而能融會諸先輩之所長，獨出心裁，別創一格。那時北平大名鼎鼎的畫家有林琴南、陳師曾、陳半丁、王夢白、金聲、北等，提到齊山人的名字大家都茫然不知，即或有稍知道的都露着十分輕蔑的神氣說：『那是野狐禪，一個木匠出身的無名畫家！』

天下事往往是這樣的：名氣越大，潤格越高，登門求教的越多，可是他的時間越迫促，其作品即不免失之於粗製濫造，然而一般人偏視若拱璧，這好像大家不是顛倒他的作品，而係為名氣所顛倒。反之，一個無名藝術家憑他絞盡腦汁，完成一種神乎其技的傑作，大家若瞧見他的名字便都倒抽一口冷氣，望望然不屑與之攀談。就說白石山人吧，當初鄉下人願出錢買他的畫，因他是個碌碌無聞的木匠，要求莫署姓名；後來他鬻技京師，許多達官貴人其智反在鄉下人之下，他的扇面只售兩元竟無問津之客，白石雖善氣亦幾乎不勝其氣了。

然而機運之來，往往發生於不可求及意料之外：有一天，鄂籍國會議員胡鄂公和湘籍議員易宗夔

見面，易手中揮動着一把團扇，扇面畫着一個手持釣竿的老頭兒，釣鉤上繫着一團棉花球，一個蝦子爲吞食棉花球被釣上了，旁綴數行小字，大意是，『我住在朋友家，門前碧水一泓，其中魚蝦甚多，我偶然取出釣竿來，釣鉤上戲綴棉花球一團，原意在釣魚，釣得上釣不上滿不在乎，不料魚兒乖巧不上鉤，只有一個愚而貪食的蝦兒把棉花球當做米飯，被我釣了上來。因口腹而上鉤已屬可哀，上鉤而誤認不可食之物爲可食之物，則可哀孰甚！』

那扇面不僅畫得栩栩欲活，並且還寓有深意，胡看得不禁出神，馬上到法源寺訪問白石，請他畫數十種扇面分贈友人，一面替他到處鼓吹。胡的朋友們看了白石的畫認爲畫雖畫得好，只是名氣太小，不算珍品，只胡力排衆議，堅稱『南有吳昌碩，北有齊白石，此人決不會湮沒無聞。』

胡從林琴南學古文，琴南先生在中國文壇上頗享盛名，他的畫同樣著稱於時。胡把白石作品介紹給琴南，琴南審視之下，竟許爲『北方第一名手』。這與胡『南吳北齊相提並論』的見解正相吻合。古人謂一登龍門，身價十倍；自琴南贊不絕口之後，再加胡不斷鼓吹，從前不知道白石的現在也知道有這位異軍突起的畫家了，從前批評他是野狐禪的現在也掉轉頭來恭維他確有心得了，從前把他的畫視若敝帚的都漸漸刮目相看了。中國人個個都有以耳代目的毛病，『林琴南決不欺我，齊白石畢竟不凡，』

這是白石由碌碌無聞而名滿都下的一段過程。

名比生命還寶貴，無名步步荆棘，有名到處通行。門庭冷落的法源寺，自白石聲譽鵲起之後陡然變成了山陰道上。民國八年間，白石手不停揮，一天累得喘不過氣來，一方求列門牆者不可數計，北方畫家好像搗了『白石弟子』這塊招牌就可以高視闊步，這時白石回想到從前以不署名為條件的鄉下人，回想到處到投以白眼的光景，真不勝今昔之感了。

宮筆草蟲是白石的拿手好戲，這種畫所耗精力最多，所耗時間亦最多。他把蜻蜓、蝴蝶、蚱蜢等物做標本，用近光眼鏡凝視許久，然後一絲不苟地動起筆來。假使有一筆走樣，那就全功盡棄，免為盛名之累。當民國七年白石初下榻法源寺時，扇面潤格只售兩元，窮數日之力，施展着他的拿手好戲，可是問津者寥寥無幾。後來名氣一天比一天大，求畫及拜門的踵趾相接，他那有許多閒工夫再做那種察微入隱的工作，所以他轉為『大寫』作風，往往一氣呵成，雖不能指為粗製濫造，却與初問世時的作品大有區別。從前一度推獎他的樊山老人見他改變作風，不禁流露着失望的口吻，『白石完全變了個樣兒了！他的名氣越大，作品越馬虎，怕莫有江淹才盡的一天。』

白石聽了這話，便贈給樊山雙蝶扇一柄，樊山大喜過望，為之題句云，『一雙蝴蝶蓮蓬至，猶恐相逢

是夢中。知我生平非酷吏，故人相贈只清風。慈禧供奉紅顏老，湘綺門牆白髮新。珍重先朝雙畫手，齊山人與釋夫人。」

木匠出身的畫家沒有科學頭腦，縱能見重於中國大文豪大詩人，亦必爲『負笈遠游學有專長』的名手所唾棄，這是一般人的看法。但在民國十五年，北平藝專校長徐悲鴻偶然發見白石的畫，不但許爲『北方第一名手』，簡直稱之爲『中國第一人』。該校教授法國未來派名畫師克利多亦認爲到東方以來第一次見到最滿意的東方畫家，於是徐請白石擔任該校教授，白石是個鄉下人出身，古裏古怪的脾氣，老氣橫秋的樣子，做夢也想不到會做洋學堂的教習，他簡直掩耳欲走，無論徐怎樣懇求總是一千個一萬個不答應，毫無考慮之餘地。

徐着了急，便在教堂中把白石作品狂捧了一陣，說他不屑教誨，真是學生們之大不幸。學生們聽得着了急，便有兩班學生整隊到法源寺包圍白石，白石一天不答應，學生們一天不撤兵。後來還是白石友人從中挽勸，『學生是中國人，當教習不見得便是一件不名譽的事，你不去別人得罵你一聲老怪物。』白石才點頭，做了一年多藝專教習，他的生徒從此遍於全國。

南吳北齊既處於對等地位，那麼吳昌碩對之作何感想呢？有人把這話告知吳，吳報以微笑。這一笑

也許爲着無話可說，也許含有幾分『姑妄聽之』的敵意。但是，那位捧白石捧得最力最早的胡鄂公與吳也有深密的友誼，他做了一道橋樑，把白石的山水花卉送給吳，吳大爲驚服說，『山水媲美石濤，花卉的潤格可駕白楊山人及趙搗叔而上。』他在畫幅上題字，推崇備至，竟和徐悲鴻一樣稱之爲『中國第一能手。』實際是吳一時瑜亮，誰不能走到誰的前面。吳把齊推崇得一時無兩，這是藝術家風格，較之目空一切的淺薄之士真不可同日而語了。

吳齊並稱以後，便有許多日本人向齊討畫。日本人收藏吳畫甚夥，吳歸道山後，他們便紛紛找到白石。白石足跡所至有陝西華山、終南山以及山水聞名的桂林，他到處對景寫真，先後完成『借山圖』、』餘幅，這是白石生平的神奇，他的書齋題曰『借山館』。他今年已經七十八歲了，仍住在北平關才胡同內跨單胡同。當他初到北平時，祖父還健在。他的父親在他七十歲時即距今八年之前才死。他是自耕農出身，至今未脫農村習氣。有如夫人一，舉丈夫子凡六人，長男年十八歲，幼者尚在提抱中。從這些情形看起來，白石精力未衰，不像個風中殘燭的老人，惜視覺已不如前，莫說宮筆草蟲，就是粗枝大葉的『大寫』亦只能興至偶爲，他對求畫的日本人已不能使之滿意而去了。

說到白石的家庭，有一段曲折離奇的情節：他的如夫人名寶珠，原是四川農家女。四川販賣人口之

風最盛，寶珠五六歲時被匪人誘拐到北平，做了個蓬首垢面的養女。後來轉了運，因某次政變，主人匆忙離開北平，她從火坑中投到一戶慈祥愷悌的人家，面龐兒調養得豐腴白潤，和以前判若天壤了。

那戶人家和白石有着深摯的友誼，白石無意中發現了寶珠，覺得那孩子怪可憐，怪討人歡喜，那時白石已是蜚聲藝林的名畫手，因友人的慨諾，兼得寶珠同意，他倆從此結合，過着美滿甜蜜的光陰。

白石聲譽日高，各省軍政要人紛紛打電報匯款來請他畫畫刻圖章。有一次四川師長兼鹽運使王續緒（現任四川省政府主席）打來一個電報，寶珠偶然促動靈機，請求白石轉懇王師長打聽她的娘家。白石瞪着雙眼說，『這不是個傻孩子嗎？姓甚名誰，何村何巷，一點兒都不記得，大海撈針，叫我從何處打撈起？』但寶珠的記憶力極強，事隔多年，還記得自己的縣名和她哥哥的名字，那縣份正是王師長的防地，白石馬上滙了百元，請王師長派人就近探詢寶珠家下落。事情再湊巧沒有，王師長派兵到該縣查訪，居然找到一家姓胡的鄉下種田人名字與寶珠所說的一模一樣，可是鄉下人見了兵就像小鬼見着閻王，只當禍事臨頭，那裏還掙得半句話出口？那兵士躁着腳說，『別害怕，我們是一片好意，給你們家姑太太帶着要緊的家信來了。』

天上掉下來一個姑太太，更把鄉下人說得迷迷糊糊，只荷荷地答應『我們這裏沒有姑太太』的

一句話，兵士們再三解釋道，『有的，你們的姑太太叫寶珠。』這麼一說，却把姓胡的說得涕泗交流，舉家都不禁失聲慟哭。別來二十年，拼却今世已不能相見的了，怎麼還是個新鮮活跳的人兒，還變成個雍容華貴的姑太太呢？這不是在做夢嗎！明明頭上有天，天上有雲有太陽，通明透亮的世界，眼前立着雄糾糾氣昂昂的副老爺，這怕不是在做夢吧？

寶珠父母已亡，只剩下兄嫂和姪兒。兵士一面把寶珠的信交給他們，一面從懷裏掏出鏗然有聲鏦然有色的大洋一百元來，這是白石從北平寄來的用費，王師長索性人情做到底，整數兒交給寶珠家收用。寶珠的哥哥謝了兵士，馬上寫回信說，『姑太太，我們知道你尚在人間，真不知喜歡得什麼似的！全家都在替你掉淚，替你祝福。但是父母不幸撇開了我們，迄今窳窳未安，你聽了一定會傷心。我們不求你別的，只求你把父母安葬好，還求姑老爺替兩老寫碑文，掙點面子。』

不消說，白石接到這封信之後是鞠躬盡瘁，一一替他們辦好，聊盡半子之職，兼博如夫人之一祭。那時有許多崇拜白石的日本人挽他到大連或東京賣畫，試想他當年不肯做洋教習，怎肯到人地生疏的異國賣畫？後一年，四川方面的學生打電報請到四川去，他派長子齊子如先去跑了一趟。（子如家學淵源，現在在長沙賣畫，也是個新進有爲的畫家。）民國二十四年，四川王師長滙來三千元，堅邀白石赴川。

一行，白石以情不可却，便領如夫人和孩子們動身，把如夫人送往娘家住了幾天，了却她的一樁心事。

王湘綺高足有三個匠人，除白石老人出身木匠以外，還有一個銅匠和一個鐵匠，後來都成了一代宗匠。單就白石而論，是一位刻苦自勵的藝術家，無論從那一方看，他的成名決非一件偶然的事。

## 兩次天津會議

民國十年直系戰勝後，曹錕張作霖會於天津，吳佩孚列席會議，高唱國民會議的調子，奉張聽得討厭，便故意向曹三爺問，「三哥，這位是誰？」曹答，「他就是全國馳名的第三師師長吳佩孚。」奉張鼻管裏哼了一聲，「咱們哥兒倆議論國家大事，區區師長，那有說話的份兒！」子玉怒氣衝天，拂袖而去，因此種下直系交戰的因素。

曹張入京時，內閣在東車站附近鋪設黃土，以帝王之禮相待。他倆出京前在中央公園答宴軍政各領袖，閒談之頃，奉張突然說，「這兒有一個蔡某，聽說是什麼學閥，三哥可知道他？」曹三點點頭說，「知道的，他就是主張男女同學的蔡元培。」奉張連連跺腳說，「這成什麼話！這成什麼話！」幸虧某閣員見勢不佳，急亂以他語，纔沒有鬧出亂子來。

十年四月，北洋軍閥又玩了一套擴大天津會議，預會者四巨頭，曹張外添了王占元靳雲鵬兩位。他們的會議不是商討國家大事，每日以飲酒賭博嫖姑娘消遣。曹、張、靳三位都是雀戰能手，只有王占元不會，往往另找他人湊數。他們每次打牌，你也不肯輸，我也不肯輸，輸了再打，打了又輸，打得個無休無歇，不

弄到天亮是不會收場的。王占元置身局外，自覺沒趣，他睡得最早，起得也最早，他起來的時候曹錕、靳剛睡不久，他睡覺的時候那三位正在翻身起床呢。因此王占元清清冷冷，名爲四頭會議，實係三頭捕雀。

他們三位吃悶嫖賭，政躬勤勞異常，偶有餘暇談起軍政大事，無非推薦某人担任某職，某項收入劃歸某軍掌管，完全是分贓性質。奉張推薦張勳爲蘇皖巡閱使，曹三爺大不高興，正色說：「這個差使他準幹不了。」奉張忙改口說：「那麼就請他担任察熱綏巡閱使吧。」曹三爺撇着嘴不肯答應。奉張着急說：「三哥要給我面子，我已經答應了他，好歹想出一個大官兒給他做做。」曹三爺想來想去，想出一個「林錕督辦」的頭銜，打算套在大辦子的頭上，聊以敷衍奉張面子。後來奉張徵求大辦子同意，大辦子巍然說：「咱不幹這個勞什子差使，咱只懂帶兵打仗。」不到幾天，北政府發表命令，大辦子果然上了一張辭呈，大發牢騷，煞是可笑。

辦帥自復辟失敗後，認爲上了別人的當，吩咐祕書把各武人贊助復辟的信件及電報編成一厚冊，名曰「復辟始末記」。他逢人便說：「這個主意不是咱一個人幹的，他們慫恿咱去幹，幹得不好，把罪名都推到咱一人的頭上，他們兀自快活。」他拿着這書到處敲竹槓，當年八面威風的辦帥變成敲竹槓的專家，真是有趣這次奉張到天津就住在大辦子家裏，他款待殷勤，所以非給他一個寬大的報酬不可。

奉張推薦大辦子做巡閱使，王占元也推薦袁克定做駐德公使。克定是項城長子，在河南原籍住了幾年，忽作出洋之想，便託王子春替他湊盤費；王子春不能不答應，却又不願掏荷包，所以推薦他做公使，送個現成人情。但是王子春在巨頭中畢竟相形見絀，並且克定也不夠公使資格，北政府竟未予照辦。

靳母壽辰，奉張送了一堂戲，並親點「打鼓罵曹」、「梅龍戲鳳」兩齣。曹三爺看了「罵曹」一齣，臉上露出不高興的樣子。金少梅演「戲鳳」飾鳳姐，扮相妖豔，做工刻劃入微，靳母大聲怒斥道：「小妖精，醜樣兒，還不給我滾下去！」少梅悄悄收場，祇演了半齣。奉張很生氣，礙於老太太面子，不便發作，快怏而去，害得靳左一拱右一揖替母親賠禮不迭。少梅回到家裏氣得不吃飯，兩眼哭得紅腫，這真是無妄之災。

四月二十九日開了一次會議，曹銳以直隸省長列席，當場指斥靳閣支配財政之不當，靳忿然說：「那麼請你幹財政總長，看你有什麼好法子。」曹毫不客氣的答道：「你不配幹總理，就得走開讓別人幹。」雙方始而口角，繼而幾至用武。曹銳飛了一隻茶杯向靳頭上擲去，瑤瑯一聲，茶杯擊得粉碎。靳大怒道：「反了，反了！我不幹總理，看有誰來幹！」曹銳也怒罵道：「誰幹總理誰就是王八蛋！」數日後，靳閣果宣布辭職，北政府照例慰留了事。

靳閣上台後，周旋於直奉兩大之間，索餉索械，予取予求，財政上已有窮於應付之勢。但在天津會議之先，靳命財部劃出交際費三十萬，所有曹、張、王三使及隨員等吃喝嫖賭的費用無不取給於此。曹、張、高與又麻雀，靳勉強奉陪，輸得一塌糊塗，這筆數仍在交際費項下開支。奉、張看上了津門名妓方筱翠，靳爲之撮合，其一切開銷都列在公賬上。此而曰財政困難，不亦奇乎？

曹、張兩使在天津玩得不高興，便到北京城逛逛。奉、張入京後，今天保舉這個，明天推薦那個，稍不遂意，吩咐車站備車。京師要人聞奉、張備車消息，相顧失色，便有政客奔走調停，卒使滿意而止。

## 北政府最後之一頁

十六年春間，張宗昌、孫傳芳兩部在津浦線潰敗，奉軍在河南作戰，受唐生智、馮玉祥兩面的夾擊，頗有不支之勢，加之閻錫山同情於革命運動，奉軍後路有被截斷的危險，因此眼光敏銳的奉系新將領張學良、韓麟春等於四月五日致電南方諸領袖，略云：「諸公果有救時良策，愛國忠誠，學良等同是軍人，一致對外，千難萬辛，其何敢辭。」言外有謀和的意思。但張作霖以中山老友自居，堅持對等和議，又因寧漢決裂，認為南方內訌在即，是奉軍千載一時的機會；而不知寧漢儘管決裂，寧方依舊向津浦路出兵，漢方也向京漢線進發，實為奉軍始料所不及。後來奉軍形勢不利，晉閻準備就任革命軍北路總司令，奉張才慌了手脚，請晉閻出任調和，閻接了這個電報，派南桂馨到北京提出先決條件三項：（一）服從三民主義，（二）改懸青天白日旗，（三）改稱國民革命軍。張對於第一項表示同意，對於二、三兩項則認為失却對等議和的資格，堅持不可。舊派將領張作相、吳俊陞等都說我們寧可退回關外，不能投降革命黨。張宗昌連鼓掌說：「照呵，我們要幹便幹到底！」孫傳芳也說：「老帥怎好投降？」老孫的意思是捧捧場面，騙騙餽械而已。但張放心不下，再派邢士廉赴晉探詢究竟，閻以腹痛為詞不與見面，並以換防為名出兵正太。

路，奉張因此更爲着急。

奉軍搜捕俄使館後，外交團頻致贊美之詞，同時攀龍附鳳者流都說北方無主，軍心不定，所以節節失敗，如兩帥肯登台爲總統，外得友邦同情，內有將士擁戴，何愁地位不穩固呢？奉張久有雄心，前與吳子玉合作時知道吳的個性是不肯低首下心的，自吳失敗，奉軍又未能戰勝攻取，所以不敢貿然登台；這番聽了左右的慫恿，又見對等和議已成泡影，忿怒之餘，不覺躍躍欲試，便召張孫諸將領在北京舉行軍事會議。六月十六日下午三時開會，孫傳芳首先勸進，並說：「兩帥不能再謙讓了。北方如無重心，怎好打仗？」楊宇霆說：「北方隊伍名稱不一，咱們應一律改用安國軍的旗幟，服從總司令命令。」孫傳芳接着說：「軍事與政治是聯貫的，不僅軍事要服從，政治也要服從。」張作霖向孫說：「馨帥還有多少兵？」孫說：「不折不扣，足足十三萬。槍枝齊全，但缺少餉械。如有接濟，願作戰到底，雖剩一兵一卒，亦所不辭。」張作霖翹起大拇指說：「好極了，我馬上撥你五十萬，子彈請就近向效坤處領取。」又回顧張宗昌褚玉璞道：「你兩位守得住直魯兩省否？」張椿同聲應道：「進取不足，退守有餘。」張氏又向吳俊陞張作相道：「京漢北段如何？」這兩位老將答道：「有絕對把握。」張作霖很高興的說：「好吧，你們要怎樣辦，便怎樣辦。」

隨後議到名稱的問題，有的主張仿照老段的辦法稱臨時執政，有的主張稱臨時總統，但奉張却想套中山先生的成例稱海陸軍大元帥，大家便這樣決定了。次談到通電領銜的問題，孫傳芳說：「與權大哥（指吳俊陞）年長有德，應由他領銜。」張宗昌插口說：「我看以馨遠老弟爲最宜。」孫說：「大家如同意，我決不推辭。」於是這項問題又解決了。第三項是統一軍制的問題，議決：取消直魯軍、鎮威軍、吉黑軍各種名義，一律改稱安國軍，以孫傳芳、張宗昌、張學良、韓麟春、張作相、吳俊陞、褚玉璞爲第一至第七方面軍團總司令。計議既定，張作霖當場吩咐張宗昌等七人拜把子，捐除已往的成見，不用說，吳俊陞做了大哥。（按拜把子七人爲張宗昌、孫傳芳、吳俊陞、張作相、楊宇霆、韓麟春、湯玉麟。）

散會後，張即日發表通電，略謂：「討共係世界共同事業，不必成功自我。此後海內各將帥不問何黨何系，但以討共爲前提，不特從前之敵此時化而爲友，即現在之敵將來亦可爲友。」

孫傳芳究竟還有多少兵呢？不折不扣，只有他所說的零頭——三萬。他和張宗昌都住在潘復的家裏，潘復陪他們賭錢，他倆便推薦潘復爲內閣總理。這一場大元帥登基的把戲十六日議決，十七日拍電，十八日元帥就職，真是速成科畢業的高材。

張氏因懷仁堂爲歷任大總統就職的大禮堂，便決定於十八日在該處舉行就職典禮。事前派員與

外交團接洽，以討赤名義請其入賀，各使皆含糊應允。此外如打掃總統府，修補各馬路，警廳傳知各商戶懸掛五色國旗，令各報印送紅報，分頭布置，煞是熱鬧。一般獵官家極端的慫恿，極端的贊助，都說：「如此一來，不僅士氣爲之振奮，卽和議告成，亦可保持對等資格。」但是元帥要登台，小百姓相顧失色，嚇得紛紛搬家，恍如民六張勳復辟時情景。

張接印時，元帥印不用新鑄，就用總統現成的印。張氏御大禮服，於十八日下午二時四十分離開順承王府，跳上汽車，各幕僚及衛兵分乘汽車二十五輛，於沿途警戒下，一條龍似的來到總統府。後隨大批汽車，分載孫傳芳、張宗昌、梁士詒、汪大燮、陸宗輿諸氏。只聽得禮堂鳴炮一百〇八響，氣派好不威武。張南面而立，朗讀誓詞云：「作霖辱當中華民國陸海軍大元帥之職，將鞏固共和，發揚民智，刷新內政，敦睦邦交，特於茲宣言。」隨後文武兩班向張行禮致賀，張氏答體如儀。

下午五點四十分張大元帥欣然到外交大樓招待外交團，主客都用常服赴會。先是外交部發出請柬，以張作霖私人名義邀請各使茶會，既沒有說明大元帥就職這回事，更無所謂慶賀禮節，這是做賊心虛的表示；各使明知道這回事，但大元帥這種名稱非驢非馬，其產生方法是由於各將領擁戴的，照例沒有受賀的理由及根據，他們開了一次會議議決一律着便服前往，認爲私人交際。

大元帥就職後，定名為軍政府，其組織法如下：第一條，海陸軍大元帥總攬中華民國海陸軍全權。第二條，大元帥於軍事時期代表中華民國行使統治權，保障人民法律上當然享有之權利。第三條，軍政府置國務院，輔佐大元帥執行行政務。第四條，國務員之數如左：國務總理，外交總長，軍事總長，內務總長，財政總長，司法總長，教育總長，實業總長，農商總長，交通總長。第五條，大元帥命令須經國務總理副署，關係各部部长務者須各主管部總長聯帶副署，但國務員之任命不在此例。第六條，國務員及各部之官制另行規定之。第七條，中華民國十六年六月十七日以前之法律及命令，凡與本令不相抵觸者，得適用之。

大元帥第一道命令便是組閣令，以潘復為內閣總理，王蔭泰為外交總長，何豐林為軍事總長，閻澤溥為財政總長，姚震為司法總長，劉哲為教育總長，沈瑞麟為內務總長，劉尙清為農商總長，張景惠為實業總長，潘復兼任交通總長。此外，帥府設軍事處，任楊宇霆為處長，于國翰楊毓珣為副處長，係仿照袁世凱時代統率辦事處的辦法。帥府另設秘書、參議、兩廳、下分外交、庶務、收支、指揮、承宣、監印、編譯、侍從、八處，以俞恩桂為指揮使。

大元帥就職後，外交部照例通告外交團，各國公使覆文異常冷淡：荷使文云，「送來大元帥就職通知，已收到。」德使覆文云，「收到通知一紙，當轉達敝政府。」比使覆文云，「接得通知，已知道。」意使覆

文云，「本使已經閱悉。」其他各使措詞大概都是一樣的。只有日本人大倉及大阪每日新聞送來兩道賀電，大元帥吩咐立刻登報。

元帥就職後，新華宮改爲早衙，一般新貴們叫苦不迭。何以叫早衙呢？大元帥未就職前以順承王府爲辦公處，自總司令以下各人都是抽大烟抽上了癮的，白天睡覺，夜晚辦公，所以叫夜衙門。張作霖既做大元帥，覺得夜衙門的風氣太不像樣，下了一道手諭改爲白天辦公。還有北政府的政費早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元帥就職前梁士詒担任籌款，他到天津向銀行界借款五百萬，銀行界異口同聲說，「你真要借，我們就一齊關門。」北政府借款無着，不得不採取量入爲出的原則。今天大裁員，明天裁撤駢枝機關，中央政費每月僅規定八十萬元。總理潘復主張裁員最力，被裁者把他恨入骨髓，有的寫匿名信，有的打電話，說是請他吃炸彈，嚇得潘復魂飛魄散，每次上衙時，先令憲兵淨街，並派警察沿途放哨，傳爲笑柄。財政總長閻澤溥是潘最要好的朋友，潘上台時聲稱如不聽其自行物色財長便當敬謝不敏。這位閻總長用大刀闊斧的手段大舉裁員，僅存職員二十人，部員稱之爲活閻羅。張對外發表宣言，略謂，「本人負責保護境內外僑。」並謂，「本大元帥信奉三民主義，與南方毫無區別。」他對內頒布一道大赦令，除殺害尊親者不赦外，凡殺人強盜、強奸賂誘，一律減二等處刑。他還要頒布一道討赤令，有人向他說，「大元帥

有意與南方謀和，如呼南方爲赤，恐雙方隔閡更深，毫無接近機會。」張覺得很對，便把討赤令改爲息爭令，略謂：「余與中山爲多年舊友，素志相同。不幸中山逝世，過激份子冒名宣傳，作霖與師原以繼中山之志，代老友聲討，對於中山同志及不背三民主義者均友視之。」原令於六月二十五日頒發。

這時閻錫山仍與奉張維持相當關係，他向正、太路進兵，不說進兵，而說填防，並電請奉張勿生誤會，奉張依然想仰仗他作調人，但閻堅持易幟條件。奉張自擬條件：以河南交還吳佩孚，以山東付予孫傳芳，表示奉軍不與革命軍作戰的誠意。這辦法不啻置吳孫於洪爐之上，而奉軍却躲在後方坐觀成敗；並且吳子玉自被奉軍逐離鞏縣後又被紅槍會衝殺一陣，殺得落荒而逃，那裏還有接收河南的力量？

張宗昌孫傳芳於奉張就職之翌日即聯翩赴津。有人在天津瞧見孫，向他說：「你是赫赫五省聯帥，爲什麼拍出擁戴奉張的領銜電報呢？報上說你是勸進最力的，是不是？」馨帥把帽子壓在眉毛尖，嘆口氣說：「他還用得着咱們勸進嗎？這是他們預定的計劃，不是開會時決定的。他們都是自家人，只有咱算是外人，所以把咱取了頭名。人在矮屋下，怎敢不低頭，咱還有什麼說的？」

張孫到濟南，狗肉將軍請馨帥担任第一道防線，馨帥搖頭說：「老哥，咱實在打得太苦了，讓咱的隊伍休息一會兒吧。」狗肉將軍尙未拿定主意，馨帥不待同意，攬將所部開入膠東一帶，一而向人說：「咱

已經上當不淺，還替他們做看門狗嗎？狗肉將軍不覺大怒。膠東是山東最肥美的區域，孫軍開到後，任意截留稅款，大有喧賓奪主之勢，狗肉將軍更氣惱，想放下對南軍事，先解決家賊再說；後接奉張密電，吩咐他極力忍耐，以免禍起蕭牆。

孫部移防時，孫仍住在濟南王占元私宅，杜門謝客，在報上登了一段啓事，略謂：「傳芳遠離鄉里，十載於茲，嚮往情殷，匪言可訴。茲者下車伊始，疾病纏身，父老園林，有難深望，將棧同舟，未便延接。獨處病榻，惟日望醫生來臨耳。一俟疾病稍瘳，精神少復，延談往候，何敢後人。謹白。」

## 孤城古木英雄老

吳佩孚東山再起時，以討賊聯軍總司令名義駐節漢皋，各方雜牌隊伍及投機軍人紛紛趨附，一時聲勢之煊赫不減曩年。但吳基本部隊所存無幾，東拼西湊，勉強成局。所討何賊，所聯何軍，不獨局外人莫明其妙，恐吳氏自己亦說不出。當時吳氏倨傲猶昔，革命軍以風捲殘雲之勢直逼武漢，左右懾於吳氏威嚴，重要軍情不敢實告，祇歌頌大帥英武，使吳氏既不知己復不知彼，這是吳氏後來一蹶不振的原因。吳氏素倡「兵貴精不貴多」的主義，但那次駐節武漢，對於各方虛有其表毫無戰鬥力的隊伍兼收並蓄，來者不拒。他們寔於吳佩孚金字招牌，存着攀龍附鳳的思想，豈肯犧牲實力以供孤注之一擲？吳氏湊集了這些隊伍，表面軍容甚盛，實係紙糊老虎，指揮不靈便，事權不統一，茫然增加餉械困難，一旦敗耗傳來，他們都知道吳氏已成強弩之末，附之無益，紛紛如鳥獸散，這也是吳氏的失策。討賊招牌爲張作霖所痛惡，因吳氏心目中的「賊」從前指奉張，後來轉移到馮玉祥的頭上，最後又贈與革命軍，一變再變，舉棋不定。吳氏既與奉張釋嫌修好，又不肯拋却這塊招牌，奉張屢請更名「討赤」，吳氏不聽，所以他倆始終是貌合神離。孫傳芳原爲吳氏部將，但非基本部隊，孫之扶搖直上，據東南半壁，擁聯帥名號以自娛，實由

於自己掙來的，但吳氏仍以直接長官自命，盛氣凌人，呼斥如奴婢，故老孫於吳氏作戰時意存觀望，欲收漁人之利，這又是吳氏慘敗的另一原因。

十五年吳氏放棄武漢前一日，尙以與城共存亡爲言，到緊要關頭才備車而走，留下劉玉春陳嘉謨輩死守武昌，並告以本人不日反攻漢口，儘可放心堅守。這時兵車在京漢線南段擁擠不堪，實爲交通界空前怪狀。後來吳氏到鄭州，又與唯一有力的部將靳雲鶚意見不合，小靳主張抗奉，吳氏主張對南，結果吳率殘部馳往鞏縣，踟躕一隅，騰出大好中原爲奉靳兩軍演武之地。吳抵鞏縣時駐節兵工廠，該廠係吳氏曩年武庫，後因經費拮据，廠方無法支持薪餉，工人散去大半，原有工人三千五百餘名祇剩下四百餘人，都是些技術粗劣的，大多數靈手活脚的工人早已投奔生路，有的往奉天，有的往漢口。吳氏目擊這種淒涼的情形，不勝今昔之感，因召詢廠中司事，「幹嗎不開工？」司事答，「啓稟大帥，職廠久未領得經費，別說材料無着，就是職工們的火食已到了吃一頓餓一頓的時候了。」吳問，「你老守在這兒幹嗎？」司事敬謹答道，「看守工廠，不敢遠離，情願餓死在此地。」吳氏感嘆了一會兒，睜開虎眼一看，果見工人們沒一個不是面黃肌瘦的。

「好吧，咱住在這兒，每天給你們的工人每人一斤小米及雜糧，填飽了肚皮再說。」

全場歡聲雷動，好像寒谷中飄來溫暖的春風。

但是，大話雖已說出口來，心中究竟吃苦。吳氏來鞏時，攜帶張占鰲、張席珍、閻治堂、婁雲鶴等部共約二萬餘人，分駐汜水、鞏縣、偃師三縣，就地籌餉，小地方怎能養得起大軍？吳氏治軍素嚴，尤注重軍紀風紀，這時兵士們無衣無食，鬧得雞犬不寧，祇好睜開一隻眼睛閉着一隻眼睛。吳氏原定計畫，打算重游舊日雄據的洛陽，不料劉鎮華、張冶公等部捷足先得，視同禁巒。前無去路，後有烽烟，足爲吳氏寫照。此公素好杯中物，到這時，終日飲酒澆愁，書空咄咄，一面還愁着軍餉軍食，更覺累贅不堪。他本欲脫離部隊，孑然一身，天涯海角任其所往，卒因雄心未死，有些割捨不得。各方舊好如閻錫山、張學良、張宗昌等鑒於吳之窮蹙，多有接濟銀兩者，吳氏一古腦兒提作軍餉，按數分攤，每人攤得大洋數毛，已是莫大幸運了；不料又添上鞏縣兵工廠的工人嗷嗷待哺，更加重吳氏的焦慮。

頭幾天，吳氏果然吩咐軍需處按日採辦小米雜糧，運至兵工廠點名發放；後來漸覺支持不住，便在米糧中雜以黑豆。黑豆是飼養牲口的食料，吃下肚去，肚皮裏發脹難受，這般饑火中焚的工人，自吳大師榮就遙臨後，無不飽脹欲死，但飽脹的痛苦較之飢餓的難受略勝一籌，也只好將就吃下肚去。

但是，工人們終覺黑豆不合胃口，大家集議辦法。內中有一個足智多謀的說：「咱們原來沒得吃的，

現在吳大帥給我們雜糧黑豆吃已算天恩高厚了，我們又不曾開工造槍砲，吳大帥用不着我們。假使我們向他敲竹槓，敲出他老人家的虎威來，恐怕黑豆吃不成，腦袋還要搬家。我瞧，帥夫人朝山拜佛，倒是個慈悲心腸，我們大家聚在一塊兒，等帥夫人出外時打夥兒向她叩頭求恩，或許有點辦法。再說，大帥原是懼內的，我們走內線不愁不發生效力。」

「磕頭不花本，咱們就這麼辦。」大家一齊附和着。

果然，吳夫人剛出門便有衣服襪樓面帶菜色的工人排隊兒跪在地下，磕頭如搗蒜。夫人大吃一驚，追問情由，都異口同聲的說，「帥夫人不答應我們，我們一輩子也不會起來的了。」

「究竟怎樣一回事起來了好說話。」

工人們推舉代表把滿肚皮的苦處說了出來。

「這年頭，我們也沒有辦法。」夫人緊鎖着雙眉，表示愛莫能助的意思。「你們瞧，大帥手下的兵士那一個吃得一口好飯好肉，我剩下大洋四百元是預備捐給廟裏的，現在拿出來賞給你們，聊表我的意思；此外沒法子可想。」

工人們聽了帥夫人的口氣，知道在她的身上只能榨得出這點兒油水，磕頭把腿磕酸了，難道當真

一輩子跪在地下不成。結果帥夫人轉回身去，取出銀洋派副官賞給工人，工人照數攤分，每名分得九角多，僅夠三兩天的伙食。

就在這時候，革命軍在津浦京漢兩路的戰事均有長足進展，河南境內靳軍漸漸失利，馮玉祥所率國民軍由西而東，洛陽劉鎮華主張與馮合作，張治公主張與奉合作，雙方各有意見，洛陽岌岌可危。奉軍以鄭州爲大本營，欲向隴海西段進兵以防國民軍進逼洛陽。吳氏陷於戰爭的中心地段，不戰不和，不降不走，形勢日益僵化。

奉軍爲避免吳氏誤會起見，不能假道鞏縣開赴洛陽。同時國民軍距洛甚近，鎮嵩軍態度不穩，張作霖暗暗着急。在豫督師的奉軍將領張學良、韓麟春等請吳氏南走南陽，往依于學忠，進兵襄陽；如吳氏不願採此積極行動，也可北上與奉張見面，商議一個最後辦法。吳對於這兩項意見置之不答。

四月二十二日下午，張作霖在北京召見吳氏，駐京參贊樊某，見面時劈頭便問：「吳二爺怎麼樣了？」樊某不知所答。原來吳氏離開鄭州時，事出倉卒，對於從前派往各地的代表既未下令撤回，亦未停止職務，讓他們自由行動。駐京代表樊某久未接得吳氏音耗，偶爾在報上發現一兩段消息，據以電詢吳氏，吳氏都懶得答覆，所以吳氏的行蹤，吳氏的態度及其一切一切，代表們好像睡在鼓裏。

但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當了吳佩孚的代表，畢竟有人做東道，請他們上館子，送他們節費，有吃有喝，有錢花，比窮光蛋的生活舒服得多。

這天樊某被張作霖質問得無詞可答，奉張便侃然說道：「吳二爺弄到這步田地，究竟他安排着什麼主意？往南陽，往嵩山，總得決定一條方向才是。他老沒寫信給我，連一個字都不給你。他是磊落光明的漢子，我很相信他；我也是磊落光明的漢子，他老是懷疑我。他一生吃虧就在懷疑好朋友的上頭。」

樊代表恭聆帥諭，諾諾連聲，不敢回答半句，其實也無話可說。

「我想……」老帥又開口了，「吳二爺還是往南陽的好。他不願北來，我未嘗不可到河南會他；但是北方治安重要，我離開此地，難保不鬧出岔子。前幾天我預備出巡的消息剛透出去，許多老紳士們苦揪住我不放，說我萬萬走不得。假使吳二爺願往南陽，我派專車送你到河南，和他當面談談。你向他說，我張作霖還是和他合作到底，他沒有隊伍，我的隊伍便是他的隊伍，他祇剩一人，我仍舊和他合作。」

這番話雖說得誠懇，但吳氏是天生的硬漢，不住租界，不托庇外人，豈肯搖尾乞憐，寄奉張的籬下？他原想由孟津渡河暫住太行山，等候閻錫山的消息，不料閻氏與南方早已接洽妥當，想勸吳氏懸崖勒馬。但老閻知道他是個剛愎自用的漢子，旁人的好話聽不進耳，所以不願開口，只送了吳氏一筆很厚的壽

儀，聊爲窮途之助。吳氏拿了這筆錢犒賞部下，一面把部將張席珍喚進來向他說：「我已經沒有多少指望了；我把兵權交給你，讓你自奔前程，千萬別管我的下落！」

「我願意一輩子伺候大師，寸步不離，死而後已！」忠心耿耿的張將軍眼眶中淌出淚滴來，吳氏不禁淒然。

消息一天天吃緊，吳氏心中盤旋不定。重要部屬如參謀長張方嚴、秘書長張其鏜等都勸吳氏先赴南陽與于學忠商議攻鄂方法。吳氏雖在潦倒窮困之秋，其威稜依然未減，左右不敢妄參末議，祇有張其鏜能夠據理力爭，吳氏不以爲忤。張其鏜原爲湘督譚組庵的老友，民國九年譚組庵派充聯絡曹吳的代表，時值直皖戰事發動，其鏜寫給譚組庵一封信報告北方時局真相，有句如下：「延陵用兵，誠有天才，臨敵如無事，終日勤動而不息。方事之殷，皖軍砲彈一夕千餘發，直軍屹然不動，出奇兵襲之，乃以制勝。惟北方諸帥皆深忌其才，木秀於山，而風摧之，可爲一嘆。」此後他便留在吳氏營幕中參預機密，吳氏敬之如師友。其鏜精研數理，與上海拆字家小葫蘆很投機，一次，其鏜道經上海，請小葫蘆代判吉凶，據小葫蘆的推算，民國十六年春夏之交，其鏜必遭慘死。其鏜拱手說：「你真高明。我推算自己的命理，這年春天也犯刀兵之劫；幸有解救，逢兇化吉，請你不必替我就心吧。」

吳氏在漢失敗時倉皇北走，其鎗雜在亂軍中備受驚恐，好不容易才逃出口，抵鄭後，又因小靳態度曖昧，幾釀巨變，卒安抵鞏縣，其鎗認爲已逃過了刀兵之劫。他很得意的寫信給小葫蘆說，吾二人推算賤造，若合符節，今果應驗矣；惟弟自信必有解救，今於戎馬倉皇中頑軀幸獲苟全，則弟前所推算者較君實勝一籌矣。一笑。」

其鏗與吳氏如水乳之交融，因爲他倆正是研究星相卜筮之學的同志。吳氏行軍及一切動止無不取決於卜，這是大家所知道的。這時其鏗根據數理，謂南行必有大利，吳氏自己占了一卦，却認爲南行不利，所以決心不赴南陽。有一天，爲了南行問題兩人爭吵起來，吳氏忿然說，「你認爲南行大利，那麼你就依著你自己的主張，不必管我吧。」

吳氏曾經瞞了衆人，人不知鬼不覺的跑到孝義縣，打算隱居石樓山，但因當地有紅槍會，不是安身立命之所，便又折回鞏縣來。

這時洛陽張冶公正式降了奉張，劉鎮華決心與革命軍合作，雙方盤馬彎弓，大有一觸即發之勢，奉軍接到張冶公報告，知道馮玉祥意在襲取洛陽，遂爲靳雲鵬聲援，因此張學良堅請吳氏移駐鄭州，騰出奉軍西進的路線，吳氏仍置之不答。到了洛陽危急，張冶公迭電請援的時候，奉軍追不及待，不能再與吳

氏作無謂周旋，便下動員令，派萬福麟、高維嶽、于珍各部向洛陽開拔，行至汜水縣，與吳部張席珍、閻治堂兩師相遇，奉軍不由分說，勒令兩部繳械，扣留張閻兩師長，解往鄭州，予以優待。從此吳氏最後實力除駐鞏衛隊旅長婁雲鶴一部以外，已完全化歸烏有了。

汜水與鞏縣相距咫尺，奉軍的舉動早已傳到吳氏的耳裏。他在千鈞一髮之時，三十六計走爲上計，吩咐婁雲鶴旅長護送本人向南陽出發。

吳氏下令退走時，只苦了鞏縣的老百姓如大禍即將降臨，更苦的是那四百多名走不動吃不飽的兵工廠工人，今後再想吃那脹破肚皮的黑豆和雜糧亦不可得了。吳軍退出後，廠中重要機件都被吳氏手下副官兵弁等悄悄拆去變賣。

逢山開路，遇水搭橋，這是先鋒官婁雲鶴的職務。吳二爺自比關雲長，這位婁先鋒大概是周倉一流的人物。他一馬當先，行了十餘里，隱隱聽得殺聲四起，不禁勒住馬頭，靜觀變化。說時遲，那時快，祇見紅槍會人馬漫山滿谷，從山腰裏衝殺過來，有的手執長矛，有的身藏利箭，吳夫人嚇得牙齒捉對兒廝打。這時前有紅槍會，後有奉軍，直到了萬分危急的關頭，畢竟吳氏是個身經百戰的名將，他派副官向紅槍會的首領問明來意。

「從前吳大帥駐在咱們河南的時候，咱們歡迎他，擁戴他，他也能替民衆謀幸福，不苛捐，不擾民；這次吳大帥又來到咱們河南，就地籌餉，天怒人怨，完全變了一個樣兒！請問吳大帥，這次的吳大帥是否便是從前的吳大帥？何以前後判若兩人？」

「……………」

「咱們瞧着從前的吳大帥的面子，讓吳大帥個人走過去，其餘的槍支、馬匹、錢財、輜重等都給咱們留下來。」

「……………」

吳氏聽了這些話，知道他們的目的僅在劫奪槍隻行李，並無私怨公仇的意味。他坐在馬上皺眉想了一想，結果下了一道口令，衝開一條血路，向登封縣進發。

這一場混戰，直殺得日月無光，山河失色。吳大帥手下飢疲交加的兵士早有開小差的動念，到了這時候無心戀戰，紛紛落荒而走，輜重及槍枝遺棄滿地。吳氏護衛着夫人左衝右突，好容易躍上一座山頭，俯瞰山谷間，紅槍會奪取馬匹行李，譁然四散，並無追趕的形跡。他們以餉械爲目的，並非與吳氏爲仇，得了一點兒甜頭，一個個縱馬歡躍而去。

旁晚到達登封縣，吳檢點人馬，祇剩下千餘人。這一場廝殺，無異於項王垓下之戰。依着吳氏主意，還想向南陽進發，後來盤問當地的土人，據說登封縣以南山嶺重疊，沿途都是紅槍會，寸步難移，吳氏不覺倒抽了一口冷氣，便吩咐暫在登封停止待命，一面傳令各部隊，願留者留，願走者走。當時走散了一大半，祇留下三五百人。

後來吳氏在嵩山盤桓了幾天，聽說革命軍節節得手，奉軍撤出豫境，自知中原已無立足之地，便咬一咬牙關，依舊向南陽進發。

這時徐世昌段祺瑞等紛紛由天津赴大連避難，日本郵船大獲利潤，祇有吳子玉能夠實踐其不住租界不託庇外人的宣言，終不失為一條好漢。

風餐露宿，草木皆兵，好容易纔到南陽地方。吳氏和于學忠見面自有一番悲喜交集的情形，不待細說。

這時馮玉祥已由洛陽東發，進占鄭州，奉軍向河北撤退。襄樊張聯陞部也掛起青天白日旗，馮軍方振武部會同張聯陞夾擊南陽。六月下旬，于部師長馬文德已與方振武暗中通款，一個恐怖的夜晚，張部逼近南陽，馬文德舉兵內應，吳于落荒而逃。

吳氏走到新野縣灰店鋪，當地父老紛紛出慰勞，並請吳氏親書對聯以作紀念。於是你也送來一張紙，我也送來一條纒，爭先恐後，以得吳氏墨寶爲榮。吳氏來者不拒，一面飲酒，一面揮毫，自晨至午，寫了一百數十幅對聯，不覺疲倦。祕書長張其鏜說：「大帥，時候不早了，我們還程要緊。」吳氏說：「別忙，我還有三副對聯未寫。你這般性急，那麼請你先走一步，我隨後就到！」張其鏜帶了兩名馬弁兩名衛兵騎着馬先走了。

吳氏寫完後，向衆人一拱手，躍上馬背，揚鞭得得而去。走不到幾十步，迎面來了一名馬弁氣吁吁的向吳氏說：「不好了！祕書長被土匪捉去了！同走的三個伙計都被土匪殺死，只有我一人逃了出來，馬匹行李都被土匪搶去。」吳氏勃然大怒，吩咐手下搜索前進。走不到數里，路旁發現死尸一具，流血殷然，正是張其鏜的遺骸。吳氏不禁掉下淚來，一面吩咐購買上等棺木。可憐這窮鄉僻壤，死了人埋在土裏，棺木二字談何容易？何況上等的棺木？

張聯陞很想活捉吳佩孚，出一番風頭，他派兵布防於太平店一帶，封鎖老河口至襄陽一百八十里河道，並於漢水南岸各渡河地點配置監視線，以防吳氏偷渡。他還以爲未足，又派大批便衣隊出沒於樊口西北豫鄂交界處，偵察吳氏蹤跡。吳氏已由構林關向南逃竄，偵知太平口刁斗森嚴，不易偷渡，便又折

回王家集，打聽虛實。不料吳氏正在躊躇不決時，便衣隊已發現他的行踪，立刻報告先頭部隊。這時天空中黑暗無星，虎虎的風聲吹得樹林斜曲作態，好像一條條的魅影，前面橫着一道河流，渡舟三五，景象異常黯淡。猛聽得喊殺聲起，追兵從四面圍集攏來，吳氏殘部數百人嚇得一個個魂不附體。

吳氏皺着眉頭想，「可靠的只有楊子惠一人，雖說遠在四川，畢竟緩急可恃。往北走，有方振武的部隊攔着去路；縱可僥倖通過，還有層層節節的難關。往南走，危險性依然不少，但能達到四川邊境就可脫險了。」

吳氏主意既定，下令組織渡河掩護隊，牽制着追兵，自己帶了夫人張氏乘一隻小舟，悄悄從上游偷渡。還有幕僚軍需等人因舟少人多，分作幾批逃走。果然追兵中了吳氏的計，儘管用槍彈向掩護隊掃射不住，船隻被擊沉數艘，但吳氏已率百餘人突圍而走。

吳氏於七月十三日到巴東，經過鄂西間道時，宜昌第二軍魯滌平派隊截擊，幸吳氏率領殘部曉行夜宿，兼程前進，走到秭歸巴東一帶係楊森部川軍防地，自可安全通過了。吳氏於十五日乘同福輪抵萬縣，隨行衛隊二百餘人，楊森及其夫人連同高級將領等鵲立江干迎候。吳氏登岸後，眼見各街市懸燈結彩，爲近數十年未有之盛，一面想着本人流離失所的情形，不禁涕下沾襟。當下楊森力勸吳氏暫住白帝

城，那兒是後漢的永安宮，在夔府東十五里，矗立江岸，俯瞰波心，落日孤城，古木森茂，爲蜀東風景之冠，吳氏只好依從了。

吳氏離開萬縣前往白帝城時，楊森特致電川軍將領，極力爲吳氏解釋。原電云：「特急重慶劉總指揮甫公，賴軍長德祥兄，綏定劉督辦積公，成都劉軍長自乾兄，鄧軍長晉康弟，三台田軍長頌堯弟，暨各軍師旅長諸兄均鑒：頃接吳玉老號日由夔來電，開萬縣楊惠弟鑒：舉世滔滔，亂靡有屆，欲資游憩，名勝爲宜。因念蜀中山水，半屬舊游，而蜀中將領又皆舊雨，業於號日間道抵夔，暫憩此間，專事徜徉，不聞理亂。甫澄積之晉康、自乾、德祥、頌堯諸兄處及各旅長等，乞弟爲之道意。一俟秋涼，溯江而上，再續舊歡。特電奉達，即希注察。小兄吳佩孚號印等語。竊玉老自解除兵柄後，久已厭棄時事。此次挈眷到川，純係游歷山水，並無政治作用。森擬俟其暫駐夔門稍事憩息後，或當送往西行。諸公均屬袍澤舊誼，當不讓爲東道主也。楊森叩養印。」吳子玉一輩子稱玉帥，這次稱玉老算是頭一次，虧楊子惠想得出來。他是無路投奔，才跑到四川來，却說游歷山水，其實他那裏有這樣的閒情逸致？

川省各團體聽得吳氏入川消息，紛請捉拿吳氏交與人民裁判。二十一軍政治部函詢劉湘態度，劉湘覆函云：「吳子玉退至巴東，昨已接有萬訊，當以吾川既屬革命區域，早已通電討吳，萬不能聽其入川，

致礙革命工作；已將此意切電子惠同志特別注意矣。頃又接得萬電，略謂吳駐巫山小橋驛，擬通電川中各將領，聲明個人休養，決不與聞政治等語，特以奉聞。一劉湘這種說法，措詞異常委婉，實因楊子惠念吳舊誼，劉湘不願與之爲難，只好抱着媽媽虎虎的態度。至於鄧錫侯劉文輝諸人接得楊森的電報，當提出三項意見：（一）不承認以四川資財供給吳部；（二）吳個人行動無論到峨眉或往他處均予以保護，以示川人寬大，決不乘人之危；（三）如吳有政治活動，即加制止。

## 什景花園中古怪老頭子

凡到過北平什景花園的，剛進門便見大大小小的水缸木桶，缸裏桶裏有形形色色的金魚，你如果不是事前知道這個所在，你會疑心誤入金魚店了。還有一片耀眼的菊花，黃的白的紫的，在柔和的秋陽下放著絢麗的異彩，你不會覺得這是一所藏有名貴菊種的花圃嗎？

每天早起，一位六十三歲的老人親手來散放金魚的食物，一口缸一隻桶，挨着次序散放過，他便安閒地踱到花氣氤氳之中。他自己儼然是人中之菊，他喜悅菊花正如喜悅他自己一樣。

這個老人一點兒看不出老態，與洛陽練兵時的李彩沒有兩樣：精神是飽滿的，無論立着坐着，胸脯挺直得像一根竿兒，面龐微嫌清瘦，眸子依舊炯炯有光，從來沒有俯首偃背的姿態，也沒有斜靠在沙發上的姿態，說話時聲音很宏亮，不過從他口中所發出的只有一派「訓詞」，不懂得暢談風月，不懂得交換意見，不懂得幽默。他相信只有自己是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所以他隨時都帶着訓詞式的口吻。

他不把一切人放在眼下，好像人人都是他的部下。凡有專誠訪問的，他往往拿出長官對待部下的神氣，而部下是應當恭聆長官之訓詞的，因此不許旁人插嘴，只有他自己滔滔不絕地發出怪特的議論。

他的個性很強，是個很有脾氣的漢子。當手握重兵時，每次發脾氣，別人說他擺大帥架子；可是他現在手無寸鐵，而脾氣比從前還大。

雖然如此，但他對於一南一北的兩位人物却表示敬佩之意：一位是最近逝世的段芝泉先生，一位便是蔣委員長。他說這兩位都是極有作爲而又極肯負責的。段先生曾經做過他的敵人，他始終不說段先生的壞話，但提到段先生的左輔右弼就得擺擺頭。北平有個「救世新教會」是段先生的正教主，他做了副手，自段先生逝世後，正教主舍他莫屬，他還向教會提議爲段先生舉行追悼會，以表推崇之意。

他不是佛門弟子，却是篤信道教的。每天午飯後照例打坐一小時。他的日常生活除讀書、寫字、作畫之外，最近著有「春秋述義」一書，對於春秋時每一事件憑着他個人的理解加以推論，手鈔若干巨帙，不以爲苦。他自命對春秋頗有研究，而其一生事業及學問得力於此書不少。

他對於來客照例抱兩不主義：一、是不寒暄，二、是不送客。凡是大官兒上門，他的脾氣越發得大，而對於尋常人反不甚拿出「盛氣凌人」的樣子來。從前于孝侯（學忠）做過他的部下，當于先生任平津衛戍司令，任冀省府主席時，他常常給于先生嚴厲的訓詞。

只有一個例外，他的脾氣對於張夫人一點使不出來。張夫人常在簾內窺客，假使是熟人，她便踱出

房門來說，「你和老頭子的咕些什麼哪？老頭子是過時人物，你們千萬別把他死拉活扯的抬出來他是什麼事都幹不了的，還是讓他好好兒過活下去吧。」

他自命爲了不得的人物，而張夫人說他幹不了什麼，倒是一件趣談。他蔑視現代國防，把帝國主義者的力量估計得一錢不值，常說，「什麼是國防？飛機、大炮、軍艦、坦克車，有多大用處？只要咱們的民氣和士氣可用就夠哪。」他的妙論很多，這不過千萬分之一而已。當然，近代國防如化學戰及空戰之類都是他老先生腦筋中所永遠想不到而且也不肯去想的，假使有人向他搬上這一套，他不會讓別人說下去。

吳氏的訓詞，智識份子無不掩耳欲走，但偶像終是偶像，中國要打倒偶像至少要再過百年才能辦到。據說襄魯、豫一帶民團及紅鎗會還有把他的言論當做金科玉律的，有的懸掛他的戎裝照片，有的沒來由寫信問安。不單是這樣，還有東洋人和西洋人都想會見這位無權無勇的過時人物，也許外人崇拜偶像的心理和紅鎗會一樣，也許他們是感懷往昔，和贊美北平古城之偉大正是同樣的胸襟吧；可是他却有一件怪脾氣，一見西裝革履之士就得頭痛，他說這是中不中西不西的人妖，樣子怪難看的，何況是碧眼黃髮的西洋人，身裁渺小的東洋人呢？

他的座上客都是些長其袍而馬其掛、瓜皮其帽而粉底其鞋的，他覺得這樣才是合式的打扮。他曾

經囑咐門房，「如有外國人來訪，你給我一律擋駕吧，我沒有什麼和他們說得。」過去不久有一位赫赫知名的某國人換了一身寬袍大袖，顧影自喜的說，「這樣裝束大概可博得吳玉帥的贊美吧？他既肯和李滋羅斯見面，我也得和他談談。」但是，當他昂昂然舉步跨入什景花園時，門房向他擺手說，「大帥沒有什麼和你們說得，吩咐一律擋駕。」

有人向他建議，「北方終非樂土，段芝老既已遷居上海，玉帥不願住租界，何不卜居於風景美麗的西湖？」吳氏極不謂然，「到西湖得經過上海，我不慣那種十足的洋派！」他的意思是，必要時寧可回轉到蓬萊故鄉。但他相信本人有吉神呵護，不會發生意外的變動。

他從前酷嗜杯中物，近來頗知節飲，每飲以三杯爲限。喝的不是白蘭地，不是汾酒紹酒，却是黃澄澄釀沈沈的山東老酒。他的生活費，從前張漢卿每月給他四千元，後來何敬之和黃膺白打了個七折，實給二千八百元，現在宋明軒拔去零頭，不折不扣，實給二千元。好在他不嫖不賭，沒事不出門，而養魚蒔花的費用是極有限的，這個數目已足夠他開銷的了。

說他是過去人物，有時他却頂刮刮的摩登人物：他懂得購置摩登用具，床邊放着一架無線電收音機，閒來聽聽梨花大鼓，他並不懷疑是妖精放屁。有一次，他忿然向人說，「今天我聽得南京的播音，把

突厥（土耳其）恭維得五體投地，要咱們去學她的好榜樣，真該死！突厥是蕞爾小國，咱們是堂堂禮義之邦，放着祖宗的成法不學，學那夷狄之風幹嗎！

## 曹二爺大事不糊塗

前直系首領曹銀自十四年延慶樓得釋後，卽息影津沽，以練拳習字爲其日常生活，上月十七日以前，延慶逝世，享年有七十有七。政府以曹氏克全晚節，擬明令予以褒揚。茲略舉曹氏生平於左，以見此公大事不糊塗云。

人人都知道曹三爺的出身是個賣布的行脚商，却少有知道他做過三家村教讀夫子的。他是大沽口人。早年做獼猴王做得沒出息，便改行做布疋生意，推車的是他的兄弟曹四，他在旁邊搖鼓，這是北方賣布的一種標記。有一次，一個相面人把他仔細打量了一會，許他後福無窮，可做到七品縣太爺；他倏地打了那人一記耳光，「你分明在罵我挖苦我，我有這大的福份嗎？」

村學究不如布販子，布販子不如當兵吃糧。袁世凱小站練兵時他跑去投軍，爲着彪形大漢的緣故，提升得非常之快。那時老袁手下有王龍段馮狗之稱；除開這三個之外，還有一個巨頭名叫王英的是孫傳芳的雙料姐夫；孫的兩個姊姊是賣解女兒，都給王英討作老婆。王英臨死時把孫交給王占元照應，王占元孫傳芳都是這一支縣延下來的。老段那一支演進爲皖系，馮華甫的繼承者爲李純齊燮元，只有

曹三爺得傳王聘卿衣鉢，並將另兩支聯合起來組成煊赫一時的直系。

老袁對曹始終不假詞色，終老袁之世，曹三直挺挺立着，沒有「賜坐平身」的分兒。可是官場中往往有這種習慣：長官對部下越客氣越不放心，不假詞色挨罵越多的越升遷得快。王聘卿看在眼裏，當在老袁面前極力替曹三捧場，正投老袁之所好。原來北洋六鎮以第三鎮爲中心，誰拿第三鎮，誰便像北洋正統的繼承者。當初第三鎮鎮統是老段，後來老袁以曹三代老段，這已暴露袁段間裂痕，而曹三之見重於袁亦可由此推見了。民國元年，南方派代表迎袁南下，袁不願離開根深蒂固的老巢，嗾使第三鎮演「兵變」之一幕。隨後第三鎮改稱第三師，曹是袁手下最得信任的第三師師長。

無論識與不識，大家公認曹是沒本事的軍人。沒本事何以能做大官掌大權？大家不約而同的答覆：那是他的「運氣」。世界上真有運氣這樣東西嗎？視之而無見，聽之而無聞，捉之而不可得。假使真有的話，一旦運氣來了，個人可以不勞而獲，國家可以不戰而勝。推而言之，不吃飯不會餓死，不穿衣不會凍死，世界上能有這樣便宜的事嗎？

說句肯定的話：沒本事便是曹三爺最大的本事。這話說得像稀奇，但是我國人有一種忌才的通性，有本事的誰都提防着他，不讓他出頭，而沒本事的反可造成「庸人多福」的自然趨勢。不過沒本事而

自以為有了不得的本事，強不知以為知，即所謂「愚而好自用」，那種人還是不受大眾歡迎的。曹三爺是老老实實的漢子，每逢與人應接時，他常說：「我什麼不懂，你們問子玉去。」賄選前他向每個國會議員說：「你們抬舉我，得先瞧瞧我，我夠料嗎？」本來曹沒有竊據高位的念頭，他的手下曹銳、王承斌（直督）王毓芝（秘長）之流串通吳濂伯做下圈套，人類誰不想向高處爬，他漸漸忘乎所以，這是他一生中不堪回首的一次。

除開以沒本事為本事之外，曹確有好些不像本事的本事：第一，豁達大度，第二，知人善任，這些是他做到直系首領的主要條件。他生平不嗜殺人，不肯欺騙朋友。他蓄着威廉式的黃鬍子，常常穿洋裝不結領帶，樣子很威武，却不使人害怕。民國三年入湘，四年入川，幫助把兄弟打仗（湯壽銘、陳宦都是他的把兄弟），不存地盤思想。陳宦在川宣布獨立時為周駿所敗，原打算由川北退走，那時曹駐軍重慶，與陳立於敵對地位，不料陳陡然率部折回重慶，從水道離開四川，陳的左右深以「自投虎口」為慮，陳搖手說：「曹三不會幹這種勾當的。」所以曹在北洋派中最能見信於人，北洋諸將有懷疑老袁的，也有對老段存戒心的，但對曹却一致認作溫文長厚的人物。

吳子玉是曹手下唯一要角，其個性與曹完全相反，曹左右沒一個不討厭他。吳原充第三師營長，隨

後轉任副官長，第三師駐防岳州時已升到旅長的地位了。曹左右說吳集荒唐、糊塗、恃才傲物於一身，勸曹莫重用他，連曹的兄弟都一致說他的壞話，曹始終不爲動搖，誇吳深識大體，必有光大門楣之一日。有一次曹與分家的謠傳鬧得滿城風雨時，曹自己擬電稿給吳說：「你就是我，我就是你。弟兄雖親，不如自己親！」吳對之那得不感激涕零？

十二年賄選進行之際，吳力勸曹善於自處，毋爲白圭之玷。他說：「老師做總統自有天與人歸之一日，何必急於一時，徒授人以口實？」曹左右便拿這題目攻擊吳，罵吳忘恩負義，反對老師做總統，分明有總統自爲之意。當然哪，曹三胸無城府，一切問題都得一問子玉，而吳却是個氣度褊狹不能容物的漢子，對於包圍曹及誤曹的左右早蓄着滿腔怒火，左右亦以吳爲眼中的釘，這是離開曹與吳者的一個絕好機會。賄選告成後，外間曹與分家之謠益盛。事實上，除開總統問題外，曹對一切問題還得一問子玉。但保定和洛陽顯然是兩種空氣，識者謂「保定分家而曹與並未分家」倒是一針見血的批評。

一位與吳頗有舊誼的某名士說：「只有曹三爺才能用吳子玉，而吳子玉不能用吳子玉。」這是說，吳子玉手下若有第二個吳子玉是不能見容於吳子玉的。曹與性格各異，但大體上却也有相同之點：他兩個都崇拜戚繼光之爲人。曹在保定築有光園，這兩字爲曹親筆所題下，署渤叟二字，曹居保定時常下

構於此。洛陽也有光祿，同樣係吳所題，爲吳接見各省賓客之所。此外，曹是三家村教讀夫子出身，吳是秀才出身，亦爲臭味相投之點。

民國四年，曹以虎威將軍名義入川，與蔡松坡作戰。五年袁死，曹奉令班師，未幾即拜直隸督軍之命。那時督軍曹錕叫囂於東南，張勳帥儼然盟主資格，入京以和事老自居，暗中却要了一套復辟把戲。隨後老段馬廠著師，曹部近在肘腋，處於舉足輕重的地位，他毅然與段合作，從保定殺到北京，這是他「大事並不糊塗」的一個證據。

護法之役，曹站在北洋派立場與西南苦戰多年，以吳子玉立功爲最多，曹取得「七省經略」頭銜，便把第三師師長一席傳給聲譽鵲起的吳子玉。那時老段把吳當做偏裨小將，不願以「北洋正統」相屬，曹沒法，只好叫吳先行代理師長，這是吳仇視安福系的一道伏線。同一時期，與民黨素有淵源的孫洪伊想用「分化北洋派」的策略助西南一臂之力。他是直隸人，捧曹爲直系領袖，使與皖系暗中對壘。加之老段聽信徐樹錚的話，假對德參戰問題組織西北邊防軍，而直院分家便成爲不可避免的事實了。

凡是做首領的須以大信大公昭示部下，使之死心塌地共戴一尊，切忌上下相防，造成離心離德的局勢。老袁之失敗雖具有多種原因，但他創立模範團而以長子克定爲團長，馮段等遂不復爲袁所用，未

嘗不是最大的一個原因。老段組閣後，蹈袁氏「置私產」的覆轍，另樹旗幟而創西北邊防軍，確是北洋派分化的一個動機。

那時屬於馮華甫一系的「長江三督」，李純開府金陵，延攬東南人才，隱然爲其翹楚；後來李以「隱痛」自戕，才造成直系統一及曹三爲該系唯一領袖的局面。民國九年，吳子玉揮戈北指，演了「馬蹄得得除安穴」之一幕，直系從此抬頭，暗中却授張作霖以「第三者」機會，北洋派除直皖兩系外新產生了一個奉系，時而聯直倒皖，時而聯皖倒直。十三年直奉之戰，曹被幽於延慶樓，回想到當年授蒙販布的生活，回想到扶搖直上的一切過程，真不勝「富貴浮雲」之感。

十四年張吳聯合，吳以「討賊聯軍總司令」的姿態出現於武漢，馮玉祥所領導的國民軍放棄平津，曹從延慶樓釋出，移居天津。他變成個舉目無依的苦老頭子，兄弟輩凋亡殆盡，家產蕩然無存，虧得劉夫人把他接回家中，除供給膳宿外，每月還給以三百元的零用費。劉夫人是曹的愛妾，卽當年大名鼎鼎的坤角金絲紅。曹任直魯豫巡閱使時納有新寵，劉夫人動了醋勁，要求脫離夫妻關係，曹一次給以生活費二十萬元。她具有經商手腕，在天津做米糧及軍裝生意，曹三爺做他的總統，她做她的商人，彼此兩不相涉。後來她的營業蒸蒸日上，擁資達六十萬左右。她打聽得曹在延慶樓煎荷包蛋的消息不禁觸動奮

情，暗中偷彈了許多粉淚。曹到天津時，曩日受恩深重的達官貴人一個個躲得不見影子，只有捐同秋扇的劉夫人迎候着他，撫慰着他，陪伴着他，給他吃的住的穿的用的，叫他別管閒事再做牢什子總統了。

曹三由政治俘虜變作情場俘虜，反覺得安心樂意，每天練練拳寫寫字，度着下野寓公的恬靜生活。他著有「拳法正宗」一書，他的技擊造詣頗深。他善於畫梅花，常在畫幅上題有「數點梅花天地心」之句，自署「樂壽老人」。假使有人請他寫字或作畫時，他簡直高興的不得了，自己賠錢買紙，往往一揮而就。他待人接物總是一團和氣。倘有人向之提及延慶樓往事，他好像抱着無窮的隱痛；但提及吳子玉時，依然贊不絕口，浮上滿臉的笑容。

吳子玉由川北上後，卜居於北平什景花園。平津咫尺之隔，照理吳應當到津看看這位老上司的，但吳曾宣誓不入租界，他說：「總統若離開租界，我馬上就去看他。」可是曹亦不願再到北平來，他倆除在開封見面後（吳在武漢復起時）即無聚首一堂的機會了。吳初到北平時，曹馬上叫劉夫人到北平問候吳夫人、張佩蘭女士、張夫人，隨即到津回候，兩夫人從此往來甚密。

蘆溝橋事變發生後，頗聞有人進言於曹：「總統任期未滿，何妨以恢復法統為號召？」曹答以「我決計不幹，而且子玉和劉夫人都不會讓我幹。」吳亦遣人示意，勸曹力持晚節，毋為畫蛇添足之舉。我們

打開眼睛一看，直系文武舊吏如高凌蔚、齊撫萬、江朝宗之流，一個個彈冠相慶，而曹始終蟄伏於劉夫人的水晶簾下，不願再鑽到延慶樓的牛角裏去，這是曹三「大事不糊塗」的第二個明證。曹過去種種我們雖不敢苟同，而對於明大義識利害之一點却不能不表示相當的敬意。

## 吳子玉將軍之一生

承袁段之後執北洋牛耳繼關岳而起爲歷史增輝。吳子玉將軍之死，各報著論褒揚，國人流涕相告。吳將軍雖係腦筋陳腐的舊軍人，其英風勁節則足以代表中華民族偉大忠貞的舊道德，而這種舊道德正是新時代所必需保存、吸收、發揚、滂澍之的。關於吳將軍言行及其暮年生活，記者早有詳述，今天對於這位照耀史冊的一代偉人之死，自有補輯其珍聞特性以介紹於國人之必要；只以篇幅有限，掛一漏萬，知所不免，博採廣徵，請以俟諸賢者。

吳將軍的『三不』主義：他說軍人第一不可好貨財，第二不可割據地盤，第三不可媚外賣國。岳武穆有『文官不要錢，武官不怕死』的遺訓，吳氏生平服膺武穆，他以爲不怕死是武人本職，而近代軍人攫權斂財的手段則浮於文官萬萬，所以他廣其義而有『武官不要錢』的名論。他反對割據是有事實可以證明的：他不做河南、湖北等省督軍，曹仲珊授爲直魯、豫巡閱使一再以『毋許固辭』爲言，他却盤在洛陽練兵。不賣國更爲國人所見：無論北京政府舉借何種外債，沒一次他不強烈反對，尤以反對金佛郎案爲最力，打倒安福之一幕亦以反對借債爲其最大動機。

『個性倔強，老而彌厲』是他一生的定評，是其弱點亦正其最大優點。終其身不入租界，病危時不求治於使館界內的德國醫院，北平淪陷時不肯離開。某方請其出山『共建東亞和平』時，他的答覆再乾脆沒有，『這事好辦，先撤兵再說。』他的倔強使得每個北洋軍人恨之刺骨，正如張子武所謂『木秀於山，而風摧之』（張氏致譚組庵書），甚至同一系統的人物把他當作眼中釘，曹四（曹錕之弟）亦嘗從中搆煽：嘗直系要人挑撥曹與吳惡感時，曹仲珊打給吳將軍的電報，『子玉老弟鑒，你就是我，我就是你；兄弟雖親，不如自己親！兄錕印。』曹氏無過人之智與過人之勇，而有過人之量，其扶搖直上亦非偶然。一般人均知吳將軍受曹特達之知，却少有知道曾任吳將軍秘書長之郭亮臣是他的最大恩師。吳將軍嶄然露其頭角，自營長以後受曹的提拔，而當其未任營長之前則由於郭的提攜獎進而建立始基。下述事實是吳起身時的一段佳話。

蓬萊某著名劣紳與登州府知府勾結爲惡，人民無不側目而視。一天，劣紳大開壽宴，搭棚唱戲，笙歌放曹，正興高采烈之會，忽然一聲響亮，內眷們紛紛從坐凳上滾落下來，有人從棚外推翻了坐凳，一溜烟走得無蹤無影。劣紳氣沖牛斗，立誓非收拾這個『壞小子』不可。後來查明『壞小子』是酸秀才吳老二。而老二因開罪於巨室，同時又畏滅門令尹之威，即日離家別井，逃奔北京城一個開雜貨店的本家。

做了異鄉的流浪者。

本家沒有錢養活本家，於是乎吳在順治門外擺設課棚，以占人休咎爲餬口計。那時不但問津者寥寥，同時吳志不在此，決計投筆從戎，投到吳長慶幕府郭亮臣處當了一名勤務兵。（即軍隊中之僕役，其職級在戰鬥兵之下。）一天，他向郭報告他在公文中發現了一個錯字，郭吃了一驚說：『你識字嗎？』吳不由歎歔泣下，詳述自己的身世，郭深爲嘆惜，從此和他同桌吃飯，並且送往保定陸軍測量學校。吳對郭感恩知己，事之如師保，郭患痢疾時曾親侍湯藥，爲之澈夜不眠。

畢業後，在軍隊中供職。不久而有高麗之役，袁世凱派吳爲前方間諜，吳測繪高麗地形著有勞績，回國後賞銀五百兩，命之回籍完婚，婚後奉派爲東三省下級軍官，所以他對於東北的山川形勝無不瞭如指掌。當直奉決裂時，吳以討奉軍司令資格在四照堂發號施令，從午後一時至翌晨三時，各路進攻路線都是吳所指定及手頒的。（午夜十二時分配職務，剛寫到總司令吳佩孚六個字，電燈驟黑，人視爲不祥。）

第三師開駐湖南是吳的黃金時代。當該師初入岳陽時，吳爲師部副官長，極受師長曹錕的賞識，從此而旅長而代師長而真除衡陽兵諫時，吳已是聲名洋溢的時代巨星了。我們把吳看做一個腦筋陳腐

的舊軍人，但在暮氣沉沉的北洋軍閥中，在二十年前南北混戰時代，他却是個富於改革思想以重整北洋系統爲己任的嶄新人物。他在段內閣「征南」政策下把湘軍驅往郴永一帶，他把握着「適可而止」的機理，深知北軍如深入湘南及粵桂兩省必演變至「轉勝爲敗」的階段，所以他勒馬不前，與湘軍將領爲羊陸之歡。他反對借外債從事內爭的安福系，主張召開國民會議解決國是。他雖反對安福系，對老段則未嘗失禮，請段「去宵小而納忠言」。後來老段亦欲吳就範而爲所用，這一點與外間所傳「段吳有終身不解之仇」大有出入。

段既失敗，直系要人邊守靖、王承斌、王蘭亭等擁曹錕爲「總統」，吳反對甚力。他說「他們那裏在捧三爺，是想把三爺裁下去啦。」同時離間曹吳者則謂「誰說子玉忠於三爺？他反對三爺做總統是想留着自己去做。」

曹錕對吳雖言聽計從，賄選之役却變更常例一次。「自己雖親，不如總統親」這也許是人情之所不能止的。可是曹不納忠言是一事，其倚重吳氏如故是另一事，此正曹「大度容人」之另一證。吳在此環境下不能像對付老段一樣再來一次「兵諫」，只好退處洛陽，採取不問不問的態度。實際上，吳反對曹做總統是始終不變的；當曹在延慶樓恢復自由時，馮軍欲舉之復任總統，吳恐曹不克自持而一誤再

誤，急囑秘書代曹擬一辭職電發出，曹欲不聽而不可能。

第二次直奉戰事馮玉祥悄悄班師是吳轉於逆境的開始，那時吳在京奉線指揮戰事，得到馮軍開至廊坊及天津告警的消息，一面電責馮氏，一面請曹下令制止馮軍異動。直到第三天，他知道馮軍不僅集矢於他個人，且與全體直系有關，不得已退回天津，想解決馮軍後再去應付奉軍。不料馮與皖系聯合，魯督張士元屬皖系，山東亦告不穩，他才仰天長嘆道：『大事去矣！非戰之罪也。』

馮軍圍攻天津時，吳手下都主張避入租界，吳執意不從。他說：『讓他們擒我，看把我怎樣處置。』當事機危迫之一刹那，海軍部軍需司司長劉永謙來見。那時渤海艦隊司令溫樹德早已通款皖系，劉是總部中海軍最高幕僚，吳授以指揮渤海艦隊之權。劉喘着氣說：『現在只有兩條路：一條進租界，一條坐火車到塘沽登華甲艦，艦長是我的心腹朋友。』吳用手一揮，口中迸出兩個字：『備車。』

吳在塘沽登艦後，浮海而南，經吳淞口入長江，過寧時曾與齊燮元匆匆一晤，即命泝流而上，止於鄂屬之黃州。那時段執政已上台，一面嚴令鄂督蕭耀南解吳晉京問罪，一面派王揖唐赴黃州勸吳投降。吳即乘艦赴漢，轉乘火車到洛陽，尚存『收拾餘燼，決一雌雄』之意；不料變生肘腋，潼關關王崑部倒戈，不得已回竄鷄公山，與寇英傑、陳嘉謨密談後，驅車至漢口之大智門車站。

蕭是吳的部下，怎好意思擒吳獻功？然在段政府一日數令急如星火之下，又沒有膽量收容這位聲名赫赫野心不死的『禍首』。他在漢口法租界備置一宅，請吳權且安身，這是他無辦法中之辦法，吳置之不理。吳夫人張佩蘭以萬金購一小屋，前門臨租界，後門可由華界出入，吳亦搖首不應。於是蕭珩珩急得像熱鍋螞蟻，派人向吳婉求，『大帥安排怎樣？除開租界外，武漢非大帥立足之所；除開我與大帥同歸於盡外，只能請大帥暫住租界！』

吳說，『我誓踐不入租界之言，從此飄流湖海。你給我「決川」，「瀟蜀」兩條船，我馬上離開武漢。』蕭不能不答應。不過，問題又來了：兩船寄棧於英租界一碼頭，吳不肯踏入租界一步。蕭趕快吩咐兩船開往劉家廟，吳上船後依然駛至黃州停泊。

王揖唐又跑來想完成調和段吳的使命，他說，『合肥極端尊重玉帥，玉帥不可執拗。』吳只淡淡表示，『合肥是我老師，論師弟之情，我得擁護他；論毀法我須戰至最後之一人。』這時段已明白吳是絕無心回意轉的餘地了，只好嚴責蕭珩珩執行法令。黃州是蕭的轄境，非『禍首』逍遙法外之所，蕭爲大勢所迫，已有不能再採取放任態度之意了。正當其時，趙恆惕飛來一電：『洞庭秋色，足供盤桓。』吳不禁大喜道，『炎午真夠朋友。』

段政府偵知吳有入湘之意，密令蕭於『決川』、『灌蜀』兩艦經過武漢時，悉予扣留。事爲吳所聞，令兩艦開足馬力，乘夜偷過武昌。吳寄岳陽時，遠與浙江孫傳芳相勾結，近與寇英傑、陳嘉謨及留駐洛陽之舊部陳文釗等通情款，奉系張宗昌、李景林等暗中亦有信使往來。後來成立所謂『數省聯防計畫』，一面由孫出師蘇皖（攻擊奉系之楊宇霆、姜登選），一面吳直趨武漢，蕭迫於內外形勢，只好『歡迎大帥東山再起』。

當其時，奉系與馮軍發生齟齬，張作霖欲聯吳以制馮，馮部亦欲擁吳出山以擊張，吳有『左右逢源』之樂。馮軍將領鹿鍾麟等通電擁吳，謂馮已下野，所部願聽候指揮調遣。漢口西園總司令部各級人員接了這個電報，差不多沒一個不眉飛色舞的，吳到部時親批『全體繳械』四個字，幕府相顧失色。某君鼓勇進言，『大帥雖不嫌於馮部，但他們究竟都是自己的軍隊，楚弓楚得，分所當然。縱然退一步說，現值將兵多多益善之秋，叫他們進攻奉軍，將來再收拾他們不遲，這也是以敵攻敵之計。』吳拍案大怒道，『什麼話！我能和他們合作嗎？今天收容他們便是承認他們是我的部下了，將來再收拾他們便是長官失信於部下，我能幹這種事？』他提起筆來塗去『全體繳械』四字，改寫『除酌留張之江一師聽候改編外，其餘一律遣散。』

這是他生性倔強的**最大表現**。倔強是什麼？從壞的方面看起來是剛愎自用，拒諫而不納忠言，個性極強，自行其是。從好的方面說：倔強者不圓滑，不虛偽，不取巧投機，明知直道足以償事，乃悍然爲之而有所不顧。假使吳採取權變手腕，收容了馮軍十餘萬衆，誠不難重整旗鼓，何至踟躕一隅，僅做『烏合之衆』的總司令？然吳寧置成敗利鈍於不顧，所以記者說吳的倔強是他的弱點，亦正其最大優點。

吳不聯馮而聯奉，與張雨亭歡然會晤於北平。數年以前，張與曹錕舉行天津會議時，曹偕吳氏到會，張佯作不識吳之狀，問曹：『三哥，這位是誰？』曹說：『他就是全國聞名的吳子玉。』張鼻孔裏哼了一聲，『什麼？小小師長，夠和咱們同坐？』不料數年後他居然和他所不屑與爲伍的小小師長拜把子，而且口口聲聲叫『二哥』，叫得怪親熱了（按吳年長於奉張）。

不過，兄弟雖親，不如地盤親。當革命軍崛起嶺南的時候，吳陷於兩面受敵的地步，奉軍一再以援吳爲名，搶去保定之不足，繼之以占領石家莊，漸漸把吳逼到鄭州來。不久革命軍入湘，吳赴漢口督師失利，奉軍又以援助爲名，迫吳讓出鄭州。吳在『敵』『友』之間難乎爲人，第一步退往鞏縣，第二步向南陽落荒而走。行至鄂豫邊境，祕書長張其鏗死於亂軍之中。

襄樊鎮守使張聯陞爲吳舊部，吳以爲假道是沒有問題的；不料渡襄河時，斜刺裏閃出一支軍馬攔

屢襲擊，吳所率衛隊死者纍纍，頗像當年項王到烏江時的情景。渡過襄河，他的目的地是四川，沿途爲避免與人發生衝突起見，專揀人跡不到的僻徑走，攀崎捫葛之苦，不獨吳夫人罄蹙不已，卽吳所率身經百戰的健兒亦爲之喘汗不勝。

四川與湖北接壤處有大巴山脈，奇峯高插雲表，爲神匪嘯聚之區，亦卽白蓮教的最後根據地，黃巾赤眉、流韻未斬，川鄂湘一帶神兵隊大刀隊以此爲其窟穴或策源地。他們拜星斗，憑符咒，自命有百神護體，刀鎗不能入，弓箭不能傷。作戰時勇悍絕倫，如有中彈而死的，他們不說仙祖無靈，却歸咎於死者信念不堅，以此自圓其說。所以他們是殺人不眨眼的魔王，同時亦無異於蠢如鹿豕的野獸。川軍楊森部在此搜勦神兵師久無功，卽由於盤山惡水險絕人寰的緣故。

吳由巴東秭歸經過這鬱蒼蒼的山脈，迤邐於羊腸小道，蠕動於斷澗飛泉，有時竟至無路可循。隨從們仰望懸崖，好像走到了天盡頭，人人爲之戰慄。他們提心弔膽，怕有一支土匪從黑灣裏殺出來，這幾千飢疲交加的部衆莫說不能抵抗，連閃躲逃命的餘地都沒有。縱然不遇土匪，他們在巉巖亂石中，在老棘惡枸中，只得拋棄了所有馬匹輜重，大家一步挨一步地走，不累死也得餓死。正在交相嗟怨間，果然「說曹操曹操便到」，前面有股匪攔着去路。

吳不慌不忙命人寫『吳佩孚』三個大字提起來領路，像一面旗幟似的。遠遠聽得一個匪首高叫道：『我們是來迎接吳大帥的。』隨從們聽了這話，驚喜中倒弄得茫茫然了：『難道我們的大帥是來入夥當大王的？』漸漸距離不遠，一個小頭目趨前足恭致詞：『我們許多寨主未奉大帥允許，不敢冒昧來見，已替大帥預備了糧秣和嚮導。』吳說：『好，拿我的名片謝謝他們，不必來見吧，糧秣我受領，嚮導我借用。』

從此有匪的嚮導和匪的接濟，才免於迷途及絕糧之苦。一連走了二十餘日才走入四川境界，吳的隨從們恍惚做了一個幻夢。後來吳駐紮定時，有若干舊部來自陝西道中，土匪劫去了他們的行李，當他們說明是到四川謁見吳氏的時候，匪衆向他們說：『你們何不早說？』於是退還了一切，還有送盤費給他們或者託他們帶點禮物孝敬吳氏的。北方匪巢中常有懸掛吳像而奉之若神明的，吳與土匪結不解緣真是耐人尋味的一件事。據記者分析起來，土匪是舊社會的背景，吳是舊式軍人中之典型人物，土匪是貪污政治豪劣社會壓榨下的產物，吳則以『不要錢不敲詐百姓』著稱於時，此外吳以關岳自命，也正投合着土匪任俠尚義的傳統觀念。

楊森指定以夔府爲吳的棲身地。那時楊已奉行國府號令，於請求中央諒解與維護吳氏安全中煞

費苦心。後因人言嘖嘖，吳自動赴萬縣訪楊，有飄然遠引之志。楊事之甚恭。適楊部師長吳履謙來電歡迎，吳移居大竹，吳欣然從之。不久，劉存厚迎之至綏定，賓主極爲相得。民國十九年吳離綏定訪田頌堯於順慶，旋至成都與鄧錫侯會晤，這時吳已決意北歸，不甘老死於巴蜀天府之國了。

吳由川北上時僅攜衛隊千名左右，經過甘肅時被某部截擊，賴甘主席劉郁芬斡旋得免。由甘肅到寧夏，羣馬招待甚殷，攀留甚力，值九一八事變發生，吳慨然謂：『謝謝你們的厚意，我馬上要到東北去。』

張學良派人赴包頭迎吳至北平。車抵西站時，張戎服鵠候，見面時吳不作寒暄語，劈頭就是這一句：『你幹嗎不打？』張背後站着林林總總的許多軍官，大家不禁面面相覷。張驕矜着說：『咱們力量不夠阿。』吳說：『現在我來了就有力量，軍人最大的力量是一個死字。』張勉強帶着一副笑臉：『老伯來了，一切好辦，咱們有話細談。』

其時錦州尚未陷落，吳的意思是，一口氣馳赴錦州，這當然是萬萬辦不到的。張事吳以父執之禮，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吳漸知無用武之地，才破戒喝起山東老酒來。吳素來是豪於飲的，因某年醉後幾乎誤殺一人，從此滴酒不肯沾唇，到平破戒後，老酒越喝越多，脾氣越發越大，幾乎變成了一個使酒罵座的狂夫，而張伺候這位老伯的手段也就越弄越着落了。

七七事變之前，北平雖屢易長官，吳的生活費都由軍政機關按時予以接濟。崇拜吳的外國人常有自動餽以巨金的，吳無論窮到何種地步不肯受其一絲一粟，他反對借外債，自己不受外人的餽遺，好像外國人的錢是用毒汁鑄成的。他下榻於什景花園，其地一面爲洋樓，一面爲中式房屋，吳自住洋樓，隨從住中式房屋。食客來來往往常達百人左右，不離左右者有張方嚴（參）趙子斌（副）陳廷傑（祕）等。他的三餐飯自雄據洛陽至老死北平時爲止差不多成了刻板文章，每一味菜代價一元，不論時價（時價有貴賤），不論美惡（菜肴有美惡），天天是這幾味老菜。廚子是老廚子，食客是老部下，這也可以代表吳的固執性了。

吳一度幾做了刁狡賴債的房客：什景花園係曾任警察總監的薛松坪的產業，爲井陘礦務督辦劉孟庚所租用。薛將該屋售與哈同家，議定價洋十八萬，已付定洋兩萬。當吳甫抵北平時，劉商之於薛，「何不售與玉師，不比售與外國人好？」薛以爲然。薛做夢不料吳是個賴債不還的光棍，就馬馬虎虎把房契送過來（退還了哈同定洋），吳也馬馬虎虎住下去，完全變成了一齣兩不接頭的把戲。後來薛向吳討房價，吳張大着眼睛說，「誰有錢買房產？我按月繳租好了。」薛提及房契早已送來的話，吳根本不知道這回事，應允將原契繳還。薛等着錢用，非出售房屋不可，意欲限期搬遷，吳生平最恨房東壓迫房客這類

的事，不禁拍案大罵，薛拖頭鼠竄而出。薛要錢，錢從何處來？告不著『刁佃吳佩孚』，後來薛拖病死了，天津市長張廷鏗出任調解，把房價減為十二萬，由吳部共同湊集了事。

吳原配李夫人死於洛陽，張夫人佩蘭係駐軍東省時所娶，（外傳吳之三不主義為不納妾、不要錢、不住租界，係傳聞之誤，實則為不要錢、不割據、不賣國，而不住租界則為不賣國原則下之一款。）兩夫人均無出，以乃弟文孚之子道時為子。文孚死於北平，時為民國二十年，在吳抵平之前數月。人稱文孚為『吳三爺』，二爺顯貴後名滿天下，而三爺碌碌無聞，可見吳之不用所親。曹錕用其弟曹銳、曹鏞，而吳不然，這又是吳賢於曹之一點了。

吳晚年居平八年，與友朋通慶時輒乘破汽車一輛，有『烏烟瘴氣』之樂。路人指而目之：『那個大眼睛黃鬚子的瘦個子就是吳大帥。』吳篤信道教，每星期往北壇一次，每逢朔望必往，恆自謂得有道家長生祕訣，可活至一百二十歲。人見其精神矍鑠，年逾花甲而絕無衰老之態，亦信之不疑。不料噩耗傳來，以齒疾於本月四日溘然而逝，享年六十有六，這是吳與識吳者始料所不及的。

吳壯年時英武絕倫，往往身臨前敵，視死如歸是他終身所持的信念。當北平淪陷時，人勸其遷居杭州，吳慨然謂『日本人拿我怎樣？』蓋已存有『見危授命』之意。自有民國史以來，北洋軍人此起彼仆

不管恆河沙數，均爲國人所齒冷，獨對吳一人則無論識與不識，自販夫走卒至峨冠博帶之輩，自同族至外人，自友至敵，無不頂禮而膜拜之，這是中國近代史的一個特徵，也是中國民族性的一個奇蹟。綜吳氏生平行詣，輿勃而亡忽，其軍事天才若何非記者所能窺其堂奧，但確知吳爲囿於舊思想屏絕新知識的頑固人物，倘與之作一度長談，往往怪論百出，使人瞠目莫解。倔強是其所短，而人們仰之若山斗者亦正在此：唯其倔強到底，故能不畏難，不苟安，不屈不撓，視死如歸，而有以彰其晚節。國人本有同情於失敗者的一種心理，十餘年來吳在政治上，是失敗者，然而這決非吳獲得盛譽歷久而不衰的因素。記者細加推釋，國人是富於守舊性的，崇拜吳正是民族守舊性的最大象徵。中華民族都是不可征服的愛國者，吳的不賣國不入租界正足以代表整個民族的特性。推而言之，中國人的政治觀念爲痛斥貪污，爲嫉惡如仇，而這些都是吳所具備的優點。我們誠不願復古思想之抬頭，倘人人採吳之所長而棄其所短，保持舊道德而發展新知識，則中華民族終有虎躍雄飛於國際舞台之一日。我們悼惜吳將軍之死，應知吳氏近年來雖在政治上『繳械』，仍不失爲民族陣線上一個孤軍作戰的鬥士。吳將軍自比於關岳，將來史冊上關岳、吳先後媲美，相提並稱，自有其必然性，更不待吾輩爲之侃侃建議了。

## 韓復榘蓋棺論定

韓復榘與宋哲元爲蘆變前華北兩根柱石，而兩人功名之成就都有一段借屍還魂的奇遇：宋的部下大半爲孫良誠部下，韓的部下大半爲石友三部下。

有一次，韓在濟南宴客，於酒酣耳熱時突然向衆提出一個問號，「甚麼是政治？」賓客們正在面面相覷，韓卽起而自下註解道，「中國政治就在拖之一字。」韓一生得力於拖字，亦誤於這一字：對中央拖，對朋友拖，對日本拖。拖來拖去，結果把自己活活拖死了。

韓的江山是兩記巴掌打開的：他是河北霸縣人，霸縣姓韓的係有名大族，韓家莊聚族而居，有南韓、北韓之稱，北韓窮而南韓富。韓是北韓中一個耕田的苦孩子，也許說得上「少年懷抱大志」吧，他知道耕田沒出息，到天津投軍，投軍不着，當了一名日租界工部局的巡捕。當巡捕不見得比耕田有出息，何況有一次挨了一記耳光，他氣得辭差不幹，再到東三省投軍。那時奉軍具有排外思想，客籍投軍的都給打了回票了。

投軍不着，錢用光，人海茫茫，垂頭喪氣地走到落堡，下榻於月黑燈黃的留人小店，好端端會害起一

場大病來。病中舉目無親，口中哼着『秦二爺賣馬』的悲調。幸虧他有個表兄姓曹的是個雪中送炭的善士，給他錢調養病，病好了，再給他錢做路費。他依然抱着百折不回的精神，投入十六旅長馮玉祥麾下當了一名似兵非兵的勤務兵。

他想，假使升到一名伙夫，豈非『大丈夫得志於時者之所爲？』果然天從人願，正目（即什長）姓邱的看中了他，替他補了實缺火頭軍，他快樂得像一步踏到青雲。我們雖非宿命論者，但個人的盛衰榮辱真像冥冥中早有安排，失意時屋漏偏逢連夜雨，得意時功名富貴逼人來。韓得充火頭軍，心滿意足之餘，還有更大的幸運跟在他的後面，由伙夫而副兵而正兵，一路滔滔，竟被提拔到學兵連來。

學兵連是西北軍下級軍官的速成班，被選者須有壯健的體格，忠實而勤勉。跨進這條門檻，弟兄們即刻刮目相看，大家爭着向他打趣兒，恭賀他是未來的排長連長。那時與韓同期被調的還有石友三，他倆同營同學，同起同眠，頗有『焦不離孟，孟不離焦』的神氣。

國中變亂循環不已，軍營中升官的機會亦隨之而愈見其多。韓出學兵連後一口氣升到連長，一年後做營長，衣錦還鄉，與表兄相見，謝其拯救之情。此後他每與表兄見一次面便得升一次官，見過三次面之後，他已經做到高視闊步的師長。

韓石早年是同營兄弟，並且還締結金蘭之好，但兩人個性完全不同：韓自命爲穩健派，門戶之見甚深，非與之有歷史淵源的人物莫想跨進門來；石比較開放，只要三言兩語說得投機，不論生張熟魏都可爲入幕之賓。

馮玉祥是西北軍過去的主帥，凡是在他手底下做事的，一個小卒可以爬上高枝兒，可是一點不當心，不管你的官做得怎樣大，和小兵一樣受着嚴厲的處罰。還有一件，他具有深奧莫測的個性。舉一事爲例：某次軍事會議，馮首先說：『今天大家以列席人資格，要儘量的發表個人意見。我是總司令，可是我今天只算列席人之一，我的意見大家切莫當做總司令的意見，如認爲不對時，不妨儘量批評。』果然這次大家撇開了階級觀念，像議會一樣相互辯論着，只有孫良誠一言不發。馮問：『你有什麼意見？』孫站起來答：『我沒有意見，總司令的意見就是我的意見。』馮厲聲說：『軍人以服從爲天職，我今天叫你批評我，你不開口便是不服從命令！』孫耳熱面赤。可是到後來，他的官運亨通，做到山東省政府主席。

馮治軍過嚴，部下無不害怕。從表面上看起來，吃幾記耳光，挨幾下軍棍，馮部下幾乎視爲家常便飯；然而人體的構造是血和氣凝合而成的，好官雖不可不做，惡氣豈能按捺得住？馮部下平日規矩謹循，緩急時不爲長官所用，其故卽由於此。

韓石駐軍鄆州時，輿之所至，涉足於花街柳巷，每人都討了一個唱大鼓的姐兒。韓討的叫水仙花。兩人因此都嚇得不敢見馮的面。醜媳婦終須見公婆，他們硬着頭皮，一步挨一步到總部來，馮談笑如常。

第一記耳光把一個小小巡捕打成炙手可熱的師長，第二記耳光更造成了他的第三路總指揮和山東省府主席的地位。當擴大會議開會之前，馮在稠人廣衆中給韓一下耳巴子，那時韓是統率三萬緇緇的大將，表面上吃耳光還得陪笑臉，暗中却把軍隊調到甘棠，霹靂一聲，與石友三同時脫離西北軍關係。當他倆到漢口出席武漢總商會歡宴時，韓不禁飄飄然如登雲霧說，「咱們到今天，才知道人世間自有天堂。」

韓夫人紀甘青女士系出名門，與韓伉儷之情最篤，自水仙花進門後，韓迷戀於玉軟香溫，家庭詬誶之聲時聞，韓往往賭氣不回公館，在省府月牙河架上一張床，有時在千佛山一連住上幾晚，要等妻妾修好時才奏凱言旋。

秘書長張紹堂從韓最久，韓做營長時就看中了他，當司書當了若干年，水長船高，直做到省委兼秘書長。他懂得看相卜課，這是舊式軍人幕府中不可缺少的本領。

民國二十年春夏之交石友三駐軍順德時忽與東北軍開起火來，結果大將孫光前戰死，師長沈克

歸東北軍改編，參謀長唐邦植率領殘部投到山東來，原來石部都知道韓石爲莫逆之交，石敗投韓是一種換湯不換藥的辦法。不久石亦到魯，舊部陸續來歸，托庇於第三路旗幟下，所以韓部一口氣由三四萬擴充到七八萬，時局動盪中隱然成一舉足輕重的人物。

韓素有『青天』之譽，但目不識丁，平日熟聞施公案、彭公案一類的故事，頗想標新立異，而對民族安危及國家利害却無深切體會，這都是韓氏蓋棺後的定論。

一九三八，一，二八。

## 去留肝胆兩崑崙

這裏寫的是譚復生先生一位朋友的軼事，同時也是譚先生的軼事。

### (一)

嘗徐世昌做北政府總統時，照例總統府每年臘尾宴客一次，吃的冷西菜，吃完後有四齣戲可看。這四齣戲包羅全體名角，而且每角須演兩齣，這種戲花錢也看不到。

那天是廢歷十二月十五日，雨雪霏霏地飄着，經寒風一吹，地面上結成薄冰。散戲時約摸是九點鐘左右，穿禮服的來賓魚貫從懷仁堂走出，兩旁站着彪形衛隊，一聲口令，直挺挺舉手行禮。就在這時候，一位姓易的京官在光滑的階級上滑了一交，他急忙把左手撐在地上——他是個慣用左手的——想藉以減輕全身跌下時的重量，當大眾七手八腳把他扶了起來時，他那隻左手的骨頭已拗斷了。

總統府庶務司吩咐用汽車把易送往崇文門外以接骨著名的美國同仁醫院。易坐在車子裏一點不覺痛楚，只默默地想着，『同仁醫院，接骨有名？』不過據他所知道的：第一件，一個朋友的兒子踏浪橋跌傷，送往該院，結果却變成殘廢了；第二件，友人鄧某墜馬傷足，經該院完全治愈，只是那隻腳短了一節。

中國人不易同化，就因為鄉土觀念極重的緣故。比南方人住北方多年，仍然保持南方的一切習慣——寧波人非吃魚腥不可，四川人湖南人非吃辣味不成。易是湖南人，猛然想起『善治跌打損傷』的湘潭人尤廚子，他決計不到同仁醫院了，吩咐車夫送他回家，再去查訪尤廚子下落。

這時他的左手漸漸痛不可忍。車過舊籬子胡同時，一月剃頭店懸着『止痛接骨』的招牌，他想，遠水難救近火，姑且叫這個剃頭匠先止痛，然後再請尤廚子接骨吧。他下車，讓車夫扶了進去。剃頭匠在他左手上摸了一摸，貼了一張膏藥說，『骨頭接好了，你現在不痛了嗎？』

易果然覺得痛勢已見鬆減。他回家第一件事，叫僕人趕快找尤廚子，越快越好。隔了數小時，僕人跑得滿頭是汗回來報告說，『尤廚子回湖南去了，同住有一姓胡的據說也有同樣本領，他在警察廳教拳術，六點鐘上警廳，下午四點鐘上咱們這兒來。』

曙色尚未侵窗，曉聲已浮動於戶外，痛澈心脾的病者盼望良醫過於大旱之望雲霓。好不容易挨到四點鐘，外面才叫『胡先生到了。』

一不喝茶，二毋庸客氣，胡一直跑進病人房間來，看過傷勢，扔掉膏藥說，『骨頭並未接好，接好了是不會痛的。你莫怕，我替你接骨，包管一點不痛。』

家人把易扶起來坐在床上，胡用手握着他的左手摸了一會兒，易睜然大吼一聲，易一陣劇痛，幾乎失去知覺。胡微笑着說，「我說不痛是假的：我怕你害怕，所以讓你猝不及防的好。老實說，天下事沒有不經過苦境而能得到良好的結果的。我沒有祝由科止痛的本領，但學會接骨，要 you 以一時的痛苦免却終身的痛苦。你這裏有八根骨頭，中間斷了一小根，我只能一口氣接好，不能來第二下，所以我用勁用得很大。我用勁越大，你越痛，病越容易好。」

他足足把病人那隻受傷的手握了一刻鐘久，才用藥末包裹好，再用木板夾起來。這時易當真一點不痛了，而且那隻手漸漸活動起來，要抬起就抬起，要放下就放下，好像不會受傷一樣。那位老人說，「我該去了。你得當心三個月，最好半年不出門，等這隻手完全好了再去用它，那麼到老才不會再出毛病。」從此老人每天上門來用醋替他洗滌創痕，醫生和病人變成了朝夕相聚的朋友。他倆談東說西，談到湖南人，老人太息着說，「湖南人再好沒有。你是湖南人，我和湖南人真有緣。」

易問，「你的湖南朋友想必很多？」

他說，「有一位譚嗣同先生你知道嗎？」

「那是舉國聞名的先烈。你認識？」

「豈止認識，我和他的關係太深了，太深了。自譚先生死後，我沒有一天不在悼念着他，爲他淌着無窮的熱淚。他本來可以不死，偏要鑽向枉死城中去。人死不能復生，我本來用不着永遠悼念着他的，然而我不能一天忘記了他。」

(二)

以下爲老人語：

我名叫胡致廷，人稱胡七，綽號通臂猿胡七。當譚先生住在北半截胡同瀏陽館的時候，我和「單刀」王五每天必和他見面。王五比我年輕，是我介紹給他的。——介紹的動機因爲譚先生向我學鋼、太極拳、形意拳和雙刀，我認爲雙刀不及單刀好；第一，單刀易學易精，第二單刀用處比雙刀多，第三單刀便於取攜，譚先生以爲然，單刀是王五的絕技，所以我把王五介紹給他，我兩人同時教授他的武藝。

我們有十八名兄弟（祕密組織），立志行俠仗義，打盡天下之不平。我們各人有各人的一套絕技，只是缺少一位大哥。做大哥有大哥的資格，要胸襟磊落，氣宇恢宏，思想過人，有權有勢，缺一不可；譚先生足以當之而無愧。我們爲想捧出一位大哥而追隨譚先生，想把各人的絕技輪流傳授給他，可是他做官的人，不便結納江湖，所以讓我和王五先出面，其餘十六名弟兄暗暗相隨。

刑部案發生，西后懿旨將下時，我們早一天打聽得明明白白。當晚我跑到瀏陽館送信說，「懿旨一下，人馬立刻發動。人馬一發動，你就插翅難飛！」譚先生聽了這個驚人報告，若無其事的把紅漆枕頭箱打開，裏面藏着七封家信——他父親寄來的信，他摹仿父親的手筆，寫好一封假信就燒掉一封真信，只留信封不燒，把假信套在信封的裏面，每封假信都寫着父親訓斥兒子的口氣。

剛寫到第五封，天色快亮。我說夠了，再寫是來不及了，他兀自十分鎮靜地寫下去，果然第七封讓他都寫完了。捕快們蜂擁而至，我和王五像熱鍋螞蟻般催他跳上屋脊，他反催着我們跳上，看他的神氣是絕對不肯逃走的了，我們陪死是白死，爲另找救他的機會，我們在危機一髮間一躍而上。我們猜定譚先生之不肯走是怕連累老父的緣故，他父親是那時的鄂撫譚繼詢先生。

假使譚先生沒有「成仁」決心，他何必從容不迫地連造七封假信？造兩封不就很夠了嗎？爲着摹仿他父親筆跡，造一封至少刻把鐘，七封信就足足費了兩小時之久了，這還不夠遠走高飛嗎？那時譚先生已學會了輕身術，就說手脚上有一點不伶俐吧，有我和王五兩人左提右挈，那還有什麼困難？

譚先生有着過人的學識，並非愚孝愚忠，我明白他的意思是要以一死來喚醒當時醉生夢死的士大夫階級，我們勸亦無益，所以那時我和王五只抱着「劫法場」的一線希望。我們離開瀏陽館後找到

十六名兄弟，告訴他們譚先生『視死如歸』的決心，兄弟們一個個泣莫能仰。我們指定順治門城窟窿爲動手地點，派定誰搶救譚先生，誰打接應，誰放火亂官兵的視線。等到臨刑的那天，我們分配在城樓及附近一帶，準備一場苦鬥。

糟了，那天步軍統領派兵沿途警戒，直排至菜市場刑場，惶惶然如臨大敵，這種排場是平日行刑時所未見的，並且把譚先生綁在囚車上，也是一個例外。大概刑部堂官知道譚先生頗有本領，也許還知道有我們這般風雲聚會的人物，所以防護得格外嚴密。我們面面相覷，血管像凍僵了一般。

我站在王麻子剪刀店的屋頂上，那裏黑壓壓擠滿許多看熱鬧的人，臉上都顯着非常悽慘的顏色。頭一刀殺康廣仁。輪到第五刀，天哪！才輪到我們譚先生的頭上。前清殺官員的刀和殺平民的刀不同，官越大刀越鈍，那天用的刀叫什麼『大將軍』，一刀飛去，鮮血汨汨然盲去，腦袋還裝在頸頸上，要把『犯官』的頸子拉長來鋸，這不叫砍頭，叫鋸頭，鋸頭比砍頭的痛苦是加上好幾千百倍的。那天鋸了六個，譚先生輪到第五。輪到後面的看到前人引頸待『鋸』的慘狀，求死不得痛入骨髓的慘狀，都嚇得始而發抖，繼而不省人事。可是我們的譚先生呢，還是若無其事的樣子。

這工夫當然由於譚先生過人的胆識，可是非氣工不成。氣工是江湖上練本事的唯一要訣。我們目

繫了這幕慘劇，心裏晃晃蕩蕩像踏着一片虛空。日子一天天過去，這幅悲慘畫圖仍無時無刻不深嵌在我的心田中，我越想扔開，越扣得緊緊的，常使我透不過氣來。

(三)

通臂猿胡七說完了這些話，他那乾涸了的淚泉不禁又津津濕潤起來。易想起譚瀏陽就義時，監刑官詢以有無遺囑，譚瀏陽提筆寫了一首絕命詩道：『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仰天笑，去留肝胆兩崑崙。』前兩句說黨禍，末一句梁任公所作『譚傳』解釋爲『蓋念南海也。』這首詩胡七並不知道，因爲他對文字是沒有研究的。易隨便問了這一句，『你學的是那一派？』

胡七答以『崑崙派。』

這個老成持重的中年人倏地像小孩子一樣跳了起來，倒把胡七怔住了。易說，『我明白了，瀏陽絕命詩所說兩崑崙是指你和王五的。因爲你們都是崑崙派，任公把它扯到康有爲的頭上，對不對？』

胡七愕然無以應。

胡七脚步走得很快，後來從他口中還得着許多材料：他有一個女兒，他把全副本領都教會了她。他的意思想把女兒嫁給譚瀏陽，後來女兒也病死了。王五呢，後來在河間府死於義和團亂刀之下。他總

號『單刀王五』，後人誤爲『大刀王五』。梁任公知有王五而不知有胡七，因王五比較活動，嘗爲譚瀏陽供奔走，胡七却是始終不露面的。

自譚瀏陽死後，十八名好漢垂頭喪氣，有的走川滇，有的浪跡天涯，剝那間風流雲散，即形影不離的胡王兩人同在北方落腳，也很少見面的機會。胡七爲易治病時，北方只有他一個人了。他那時（民國六年）是六十二歲。他每天按時而至，從來不爽片刻。易住在上斜街一個高坡上，房屋高出市面丈餘。一天，易送他出門，不料斜灣裏衝出一個馬夫，胡七避讓不及，從高坡冉冉而墜，落地無聲，像掉下一張紙一樣。本來沒談到醫藥報酬，送他錢，不受；買幾疋藍大布和幾罇紹興酒，酒受了，大布勉強受了兩疋。爲着譚瀏陽的關係，他看見湖南人就高興；他說交盡天下英雄，湖南人最夠朋友。他是太原人，說的一口北京話。個子矮矮胖胖，挺結實。談到武藝上，他說六十四歲以前人人可學，但工夫有深淺之不同。

未遇譚瀏陽之前，他是個不落鏢行的鏢客，任何鏢行均可落腳，這是頭等好漢的派頭。不用說，貪官污吏不保，土豪劣紳不保，他的鏢車從未失過事。他說，『吃這碗飯不必有絕高的武藝，但必有絕高的品格；武藝是漫無止境的，所謂強中更有強中手，若說走遍天下無敵，那是誇大騙人的話；但能重然諾，守信義，確可做到無敵的地步。』

他沒有兒子，自女兒死後，夫妻兩口子過着極端低下的生活，房租不到一元，吃的穿的都是頂頂起碼的。他在警察廳當拳師，每月賺百多塊錢，這筆收入足夠相當優裕的生活費，但他立志只用二十元，其餘均作周濟窮苦之用，而且這二十元花在黃湯湯的老酒上要占很大的成分。

## (四)

前清末年轟動九城的姚宏勳案：那時易在馬神廟京師大學堂讀書，每逢星期六下午必至吏部主事黃宇逸家吃晚飯。黃家在順治門外，有一天經過琉璃廠西頭豫學堂（河南學堂）附近，瞥見人山人海，擠得水洩不通，原來豫學堂鬧出一件驚人的亂子了。

豫學堂包伙食的姚廚子叫姚宏勳，也是河南人，每個月揩油可以揩到好幾百塊錢，這比當一個脂麻官兒的味道強多了。沒有人知道他的身世，不知道有沒有老婆和兒女。他在北京沒有家，每天把飯開完跑到順治門外大街萬生店（鑪店）睡覺，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一樣。

不知怎的，那天姚廚子和萬生店少掌櫃鬧翻了臉，少掌櫃罵他『強盜胚』，觸撞了他的怒火：他是河南洗手大盜，現在隱姓埋名，從大家吃飯中混口飯吃；別人提起他過去的污跡，正好像在太歲頭上動土一樣。他伸手就是一個大耳瓜子，少掌櫃回敬河南火腿一隻，他氣得眼睛冒出火來，在店中抽出一把

刀子，卡察一聲，人頭滾滾落地。

店中有九個保鏢的彪形大漢，要替少掌櫃報仇。姚廚子真了得，來一個殺一個，來兩個殺一雙，來三個殺一對半。卡察，卡察，卡察，一連卡察了七聲，七顆血淋淋人頭在地下旋轉着，單剩下兩個識時務的和一個躲在門角灣裏的老掌櫃。

屋子裏關着一個殺紅了眼睛的囚獸，店門外堆滿着雄糾糾氣昂昂的軍警，門前門後，門東門西，屋上屋下，分布着荷槍實彈的勇副爺，只要捉活的不許捉死的，大家嚷着『殺呀，殺呀，』誰肯冒着頭皮再來一聲『卡察？』

從早至午，從午看看又快至晚了，負隅者，圍攻者，環而觀之者，一切都沒有改變樣子。為什麼不許捉死的呢？前清辦案要錄口供，當場格斃巨盜，官長不僅無功，而且反要受一種處分。為什麼姚廚子老不逃走呢？屋上屋下是人，門前門後門左門右都是人，不逃則已，一逃準得被擒。他抱定一個主意：從早掙扎至午，從午又快要掙扎至晚了，晚上一團漆黑，等到那時候奪門而走，衝開一條血路，再回老巢做寨主。

老姚的雙刀號稱無敵，無怪乎卡察之聲不絕，成千的勇副爺瞪着眼近身不得。步軍統領下令用『着着進攻』的戰略，先拆毀頭道門窗，然後再拆毀第二道，老姚兵單而防線太廣，漸漸被逼到西頭三

間屋子裏，躲在坑洞邊，大有『一夫當關萬人難犯』的勇氣。正在相持不下時，人叢中陡然分開一條路，一個赤手漢子像飛鳥般鑽了進去，雙刀將不能再給他一聲『卡察』，只好束手被擒。

那個赤手漢子就是那時在步軍統領衙門裏辦案的通臂猿胡七。步軍統領左想右想，捉死的不難，但頂帶花翎要緊。後來想到通臂猿的身上，通臂猿有柔術武功，善以赤手空拳生擒力能扛鼎的巨寇。那時胡七奉派往西直門外辦案，統領派人把他追了回來。

胡七說，『好，讓我辦完了這件再辦那件吧。』

成千的勇副爺沒法子擺布一個殺人的強盜，通臂猿像拾燈草般把他活捉到手，是老姚的工夫沒到家嗎？是那些桓桓武士都是些酒囊飯袋嗎？都不是。胡七用的是『豪奪不如巧取，鬥力不如鬥智』的法子。他後來向易說，『練工夫的人分爲三等：初一的打法，別人打別人的那一套，我打我的這一套；初二的打法，別人打了一拳，我招架之後還給他一拳；初三的打法，只有招架之功，並無還手之力。』他這個說法正和現代戰術暗暗相合：初一的打法是『主動戰』，是出奇制勝；初二的打法是『以攻爲守，以守爲攻』；初三的打法是『被動戰』，是『以守爲守』。

那天胡七一個縱步鑽到南邊屋子裏一看，只有縱橫錯亂的桌椅；再朝北一看，開了門，頭頂上飛來

一把明晃晃的刀。假使胡七想躲過這一刀，那是無法躲過的。老姚的刀法從無虛發，一躲準是一聲『卡察』，所以胡七不慌不忙，順着老姚的來勢把他輕輕一彈，像彈皮球一樣，老姚就變成了回力球，被拋落在院子外，雙刀扔在地下，胡七再來一個縱步把他捉住了。這裏很明白：老姚知道進來捉他的一定是個絕頂工夫的能手，想一下子刀起頭落，所以用足了全身氣力，胡七就借着他的氣力把他打倒了。同時，老姚氣力用得太大，胡七手腳太快，不該他有翻身起來的機會，此即通臂猿之所以爲通臂猿也。

當老姚受審的時候，胡七還冷冷地站在他的身旁。問官向老姚說，『你知道是誰捉住你的嗎？這個人今天也在這兒。』

老姚把賊眼的溜溜向四周瞭了一轉說，『不知道，倒是個好小子！』

後來胡七從步軍統領衙門轉入警察廳教拳術，變成一個無聲無臭的人。他的女兒死了，不久他的夫人也病死了，他還是住在那個破屋子裏。他的生活除教拳之外是附帶醫治跌打損傷，救濟窮人，喝老酒，爲着追念譚瀏陽而潸淚等等。一直活到民國十八年，他才得了一個追隨譚瀏陽於地下的最後機會。易的左手至今沒出毛病，不短一節，也僥倖沒變成殘廢。他每每舉起這隻手來，就有一個豪情俠骨的老人的影子浮在眼前。

一九三九，五，二八。

### 謙記牛肉館的知足翁

凡是老饕們到過武漢的，都曉得武昌青龍巷有一家謙記牛肉館。這家牛肉館只能吃牛肉，沒有旁的菜可吃，而且牛肉也只是一種極簡單的做法，不像北平正陽門外正陽樓羊肉館的羊肉有許多不同的花樣。

青龍巷是一條窄小不堪的陋巷，謙記牛肉館又是一家窄小不堪的小館子，只有三個桌面，連櫃台和擺鍋竈的地方一共占不到四五方地。每天到謙記牛肉館去的有學生，有公務員，有從漢口坐船過江來專吃牛肉的紳富階級。世界經濟儘管一天天衰落，武漢商場儘管一天天凋敝，謙記牛肉館座客常滿，不論風霜晴雨都是一樣。

因為生意太好了的緣故，屋子裏容納不下，許多客人站在門外等候着空位，以便捷足先得。青龍巷既是這樣的窄小，常被老饕們站滿了，有時站在雨水淋漓下，有時站在風雪交加下，有錢上館子的老爺們還要受罪才吃得價廉味美的牛肉。

價錢再便宜沒有，每碗牛肉祇花三四百文。武漢用雙銅元，每元可換六千多，這三四百文的代價折

合洋價祇有五六分。不過謙記主人自己定下一種特別規矩，每天只買進四十斤牛肉，等到用完以後，無論什麼人走上門來，一律以閉門羹相餉。大概謙記每天停止營業的時候多半是下午二時，假使這一天四十斤牛肉並未用完，它的營業時間就會延長到夜晚，但從來沒有到夜晚的事情。在暑季，武漢熱浪襲人，謙記主人居然停止營業，跑上牯嶺避暑去了，不管老鑿們怎樣着急，不到暑氣全消的時候決不回來。

一般人所驚奇的：第一，謙記主人爲什麼每天僅以四十斤牛肉爲限？第二，爲什麼不擴充門面？第三，爲什麼不加價？有些人把這三個問題質問謙記主人，他含糊不答。於是外面傳出神話『謙記主人福命太薄，每天祇能賺這一點點錢，養活一家大小；假使他想多要點，菩薩是會不答應他的。有一次，他多做了幾斤牛肉，這一天他就害了病，第二天不能照常工作，反受到一種損失。還有一次，他預備擴充門面，正在鳩工庀材的時候，忽然着了火，幸虧水龍來得快，不會發生驚人的火災。此後他不敢再萌貪念，所以安分守己的做下去。』這都是齊東野人之談。

謙記主人我忘記了他的姓名，他是五十多歲的中年男子。跑堂的是他兒子，掌櫃的是他老婆，擔任烹調的就是他自己，這片牛肉館簡直是個家庭合作店，沒有參雜一個外人在內。他一面烹調，一面仰着脖子喝酒，他的酒量真大得不可思議，差不多每天要喝好幾斤花雕才過癮。他老婆坐在櫃台上，一個中

年肥胖婦人，不像個小本生意的老闆娘，有些像雍容華貴的太太。他的兒子也不像店小二，像初中學生。他們都說湖北話，但原籍是湖南人。當辛亥革命前，他在武昌新軍裏當隊官，曾經提着一柄東洋刀指揮弟兄們參加建設共和的偉大工作；可是大功告成後，他的隊伍被遣散了，他也失業了，許多志士淪為街頭的流浪者，他不願回到家鄉去，就在武昌城內開了這片牛肉館，和古代屠狗英雄一樣。

他說：『假使一個人掙來的錢足夠維持一家人的生活，還要千方百計積蓄一筆餘財，我覺得這是一種笨人。』他每天以四十斤牛肉為度，就是實踐他自己處世的格言。他有一副幽默面孔，當他拿着鍋鏟在手的時候，常常回轉頭來和客人們談天。他說：『先生，假使小店裏多問你要了一個錢，打官司請不要找錯了戶頭，那是我老婆的責任。但是，我老婆少算了先生們一個錢，我不能饒她，我和她要打一場枕頭官司。至於我的責任，祇管牛肉的味道好不好；或許太淡了，罰我吃點鹽；太鹹了換淡而可口的給你吃，留着鹹的給我自己吃。』

有人問他的身世，他不願把往事勾上心來，用手把掛在壁上的四幅橫條指一指：這上面寫的是他的傳記，字寫得很好，落款用一種化名，把這位牛肉館老闆恭維得像一個隱於市廛的君子；這大概是一位好事的名流的大作吧。

## 里弄中一老者

上海白克路有一條弄堂，那裏滿堆上倫敦『陋巷』灰敗的色彩：蒼蠅亂飛，小孩子們亂躑亂跳，做小本生意的張口亂喊，氣味兒怪難聞，上等人那個不『望望然掩鼻而過』。在過街樓下面，有個面貌豐腴衣裳却穿得十分樸素的老者，帶上一副老光眼鏡，老蹲在那兒看書，有時看的是善書，有時看三國演義或七俠五義。書的來源都是從垃圾堆中拾得的，不必說都是些斷簡殘篇，他看得津津有味，活像個手不釋卷的儒者。

老者姓胥，江北人，上有八旬老母，原先在鄉下種田過日子，不料連逢兩三年旱災，田疇起了龜裂，生命的淵泉乾涸了，他把老母寄養在親戚家，帶領着全家十三口投奔到上海來。江北人把上海當做天堂，『遍地有黃金可拾』，他們有的是勞力和血汗，拿血汗換飯吃，那算得一件難事？胥老者買買然到上海的動機大概也是這樣的。

果然天從人願，他們棲身於閘北耕莘里附近，一家子賣青菜混口飯吃，雖說過着極端刻苦的生活，總比在故鄉忍飢待死的好多了。他們這一家除開老夫婦兩口子之外有三個兒子，三個兒媳婦，五個孫

子孫子大的才十歲，小的在懷抱中。

去年八一三戰起，開北變成了一片烟燄飛騰的火海，鎗炮聲徹夜不息，有錢的一口氣逃到租界，像從地獄裏鑽進天堂來，可是像胥老者這樣赤貧如洗的家庭呢，只能咬緊牙關，硬着頭皮，和死神及戰神拚命。到後來，火勢越燒越大，鎗聲越打越緊，他們拚得無可再拚了，才檢點些破被、破衣、鍋、竈、碗、鉛桶等物，用一輛老虎車裝載着，然後扶老攜幼，茫茫然向天堂出發。

租界上電炬通明，透過幽暗的夜空，和開北的熊熊火光接成一片。慘呵，妙呵，同樣是上海，只有蘇州、河一水之隔，一壁是炮聲震耳，一壁是笙管悠揚，這是怎麼一個迷離恍惚的世界！當胥老者走過白克路這條形似『陋巷』的弄堂口時，馬上發現了他們的樂園，他們慢吞吞把什物從老虎車上卸下來。

當前兩件問題：第一，得向看弄堂的巡捕陪笑臉說好話，先把交情拉好，才不會扳起面孔叫他們滾蛋。這件事由老者親自出馬，憑着他那副誠懇謙和的面孔，巡捕有勁兒也會使不出來，總算平平安安地解決了。第二，老夫婦忙着召開家庭緊急會議，商討民生問題。胥老者係『當然主席』，除開老虎車載來的破布廢錢之外，全家剩下來的財產只有兩塊錢，失望的顏色陳列在每個兒子的臉上，只有胥老者不慌不忙，把全家大小的職務排得井井有條。他是家庭中的獨裁者，不消說，無人敢持異議。

兩個兒子拉黃包車，一個兒子賣青菜，媳婦兒把菜擔預先整理好，十歲孫兒在街上拾取香烟屁股，老婆子擔任雜務和炊事。老頭兒把破鋪蓋當做椅子和椅墊，坐在上面，帶上一副老光眼鏡，閱看七拼八湊的殘書。他自己看得津津有味，感到『獨樂不如衆樂』。他把書中故事在嘴裏呢喃着，不斷地有人圍攏來聽，連看弄堂的巡捕也聽得津津有味了。聽的人漸漸多，胥老者的聲調漸漸高，他好像坐在廣大廳子裏的主人當着大羣賓客高談闊論一樣。

那時上海正鬧米荒，每家米舖子外面擁塞着購米的勞力羣，無情的板子在巡捕手中揮動着，有錢買米不着還得劈頭劈腦地挨上幾記，何況沒錢的呢？在這情勢之下，胥家常把麵粉和米殼（糠）煮在一鍋，胡亂把肚子填塞一陣。胥老者每每用這些話寬慰家人，『我們不死已屬僥倖，有得任有得吃，那能覬覦着住得好吃得飽？』

天公若是開眼的，讓他們用破被舖在水門汀上穩睡一宵，那是再好沒有。但天公有時是閉着眼睛的，假使下一陣傾盆大雨，雨在半夜裏落下來，水從身上流過，濕淋淋驚破了他們的好夢，這時候，他們從倦態朦朧中勉強掙扎着起來，抱着未濕透的破被、破衣、顫巍巍候到天明，那是何等慘苦的一幅流民圖！天明了，拉車的還得拉車，賣菜的還得賣菜，說書的還得說書，一家人都在有氣無力地過着他們的日常

生活。

有一天，胥老者靈機一動，偶然想到浦東戰後的斷壁頽垣，想到從餘燼中拾得木柴，倒是不花本錢的買賣。他派大兒子前往探險一次，果然拾得一束薪回來。第二天，他叫大媳婦在江邊看守着老虎車，大兒子過江拾柴，把拾得的帶過江堆在車上，空手再到浦東去。從天明忙到天黑，從彼岸躍登此岸，老虎車堆滿了木柴，一家人的臉上堆滿了笑容。好了，這種生意比拉洋車強多了，兩個拉車的兒子從此都改行。媳婦兒砍柴，砍成一節一節的；大孫兒捆柴，捆成一束一束的。乾柴每擔三元，每天拾得三擔柴平均就有八九元的收入。他們用不着再拉車再拾香烟屁股了，同時也用不着把麵粉和米殼勉強塞進喉管裏了，米飯終是米飯，米飯是何等的白潤可口啊！

但他們捨不得用木柴燒飯，木柴是他們的命根兒，他們所用的燃料是破報紙和在牆上撕下來的破廣告紙。

『利之所在人爭趨，』久而久之，浦東存貨告罄，他們感覺得『吾道已窮。』但他們初到租界時只剩『兩塊錢』的財產，現在已擴充到四五百元了。上海畢竟是天堂，天堂中遍地有黃金，只要努力奮鬥，人們便不愁沒有出路的。

剛在這時候，租界當局不許界內難民停留在弄堂裏，叫他們都到『難民收容所』去，那條弄堂的巡捕雖說聽胥老者說書聽得津津有味，並且和他還有相當的交情，但交情比不得『飯碗』重要，於是胥老者一家都被迫到收容所裏去。

美國有一種羞於領取『失業津貼』的人們，他們的意思是『不作工毋寧餓死』，胥老者同樣有着這種自傲的脾氣。不錯，收容所不見得劣於弄堂口，有『席地而臥』的機會，總比『半夜落雨牛衣對泣』的光景強多了；然而收容所吃的是『嗟來之食』，弄堂口煮飯是拿自己的血汗換得來的，收容所不能創造不能奮鬥，只有分利和消耗。胥老者抱着這見解，隔不多時，他們一家子都從收容所逃回那條弄堂來。

逃了又送，送了又逃，一連經過好幾次磨磨轉兒，收容所懶得再理會他們了。看弄堂巡捕和他們原來有點交情，只要上頭不說話，不危及本身『飯碗』，那麼交情還是交情，用不着公事公辦。好了，經過這番波折之後，胥老者在那條弄堂裏造成了『既成事實』，取得『安居』的保障，更不愁別人扳起面孔叫他們滾蛋了。

但當前的另一問題是浦東存貨告罄，拉洋車太沒出息，得另想一條『生財之道』才好。胥老者不

慌不忙，在舊報紙上找到天生港販運鷄鴨有利可圖的新聞，他叫兩個兒子試試這買賣，一個兒子在浦東販青菜，拿大眾的民生問題來解決自己的民生問題，並且還是件『獨樂、衆樂、二者得兼』的勾當。他是走一步說一步的話，從前只有『兩塊錢』的家當，只能做些沒本錢買賣，現在有了四五百元積蓄了，正好做點『將本求利』的生意。

經過數月之久，他們財運亨通，那條弄堂口擺滿了大缸、小缸、大桶、小桶、大籬筐、小籬筐，擴展了他們占領的面積，青菜、鷄、鴨，居然有着上門的買賣了。大媳二媳輪流着做『當家人』，當家人『往裏扒』，兩個老公婆有時却『朝外送』。比方說有人把一枚銅元買幾莖葱，媳婦兒少給幾莖，老公婆反而幫着外人要多給幾莖，媳婦兒執意不肯，說『要賠本的』，老公婆並不答話，抓一把納入外人的手裏。

弄堂裏住戶原先討厭這一家『不速之客』的，現在都掉轉來歡迎他們了，尤其對兩老夫婦表示特別的歡迎。胥老者除開偶然做點『朝外送』工作之外，終日還是套上老光眼鏡找書看，找書說，不管有人無人，他的話盒子永遠不停，有人時『刺刺不休』，無人時『自言自語』。

光陰過得真快，不知不覺過了一年。七月七日這一天，他在舊報紙上又發現着什麼了：這一次發現的倒不是他們的生意經，是整個民族的生死存亡問題。他發現七七一周紀念和各地獻金消息，老眼中

掉下晶瑩的淚，老光眼鏡濕得一片模糊。他又召集了一次家庭緊急會議，他還是『當然主席。』他說，『別人爲戰爭而破產，而死亡；我們呢，却發了一注小財，兩塊錢變成四五百塊，現在有七百五十元之多了。別人獻金，我們也得獻點金才對。』

老婆子頭一個贊成，兒子也贊成，媳婦們不反對，孫子無表決權，當場一致通過。辦法是：提出財產百分之五，以七百五十元計算，共提出三十七元五角，由胥老者親自匯出。當天晚上，他們一家子都睡得非  
常甜適。

偶然走過弄堂口，胥家仍舊過着極端刻苦的『免費旅館』生活。胥老者沒錢不餒，有錢不驕，每日仍舊套上老光眼鏡，看書看報，說書說報。他們已領了營業執照，不算是無業難民了。看弄堂巡捕和他們也成了道義之交了。

一九三八，七，一三。

## 在美國的中國學生

中國留學生在美國，以西部加利福尼亞省三藩市爲最多，其次爲東部紐約，再次爲中部密西根；但女性又以密西根爲最多，那地方有三十名免費額，指定供給中國女生。女生渡美的大約都是二十歲以上四十歲以下，學業有相當成就，或曾在社會服務，很少見有年輕而來受初級教育的。

留學生經濟來源一種是政府津貼，一種是半工半讀，不屬於這兩類的自費生是很少的。世界不景氣以前，假使留學生是廣東四邑人（中山、台山、開平、霍山），很容易在華僑所設餐館中找工作；因爲老闖是廣東人，鄉土觀念仍舊盤旋在他們腦筋中。還有西部阿拉斯加漁場及工場內實習也有投効的機會，並有家庭雜役如灑掃、烹飪、照料房屋、收拾花園及其他比較輕微的工作。最合算的是雀牌老師：把碰和本領教會了外國徒弟，他們入局請你充當參謀，假使一戰而捷，那就是老師的光榮，以後請教的人也就格外的多，幸運者每月收入可達美金三四百元。靈巧的外國人又麻雀的本領是幼稚得可笑的，不過現在又似乎玩得膩了，中國苦學生又減少一條出路。

最高尚的工作有幾種：一、英文流暢的可在各小城鎮公共場所講演，題目由會場指定，演講完畢，給

你一點旅費酬勞費；但不能由你自己選擇題目，或者替祖國作宣傳，如演講東四省問題之類，他們是不出報酬或者還要嚴加限制的。二、華人教習美國人的中國文字。你要懂得教的法則：不斷地誇贊你的學生，今天說比昨天進步多了，明天又詫異着你的學生進步得太快。那麼，你的位置纔可以繼續下去。須知你不是爲教授而教授，是爲麵包而教授呀。三、替華僑擔任翻譯，或替華僑所辦報紙擔任撰述。這一種是爲同胞而服務，他們高興給你多少代價，不必較量短長。

經濟危潮席卷了以豪富自誇的美國，中國苦學生的生計一天天向牛角裏鑽去。美國也有半工半讀的苦學生，還有成千成萬失業工人，要你們黃色人種幹嗎？「對別人寬恕，就是對自己殘忍。」美國人實踐了這兩句格言，不能再容許中國工人分他們的麵包了。並且他們頂怕中國工人的理由有兩種：一種是中國工人加倍努力。須知美國人雖淪爲無產階級也還保持着他們的工作水準，不願唱重頭戲；中國工人有的是血汗氣力，一百斤壓在肩頭上是不會皺眉的，使美國工人吃驚，愈驚而愈忌，愈忌而愈怒了。一種是中國工人富於儲蓄性。就吃飯來說，中國人所化代價僅及美國平民所享受的三分之一，做一天能吃三天。這一段雖與華工有關，但半工半讀的中國苦學生也在其列。

美國移民局會擬定一條法律限制中國苦學生的工作，幸虧白髮皤然的科命比亞大學校長站在

世界大同和教育普及的立場侃然提出抗議，纔算沒有執行。

官費生以得煤油大王津貼而被派赴美者為最闊氣，其次算清華學校所選派的（現在停止選派，但仍有尚未回國的學生。）除開學膳費、論文費、醫藥費以外，每名每月還有八十元零用費，在美國東部繁華都會中是容易化掉的，若在西部而又是貧寒出身的子弟，他們一點一滴的積蓄，等到學成歸國，居然是一筆中人之產。他們幾乎一半在讀書，一半在賺錢，比了半工半讀的苦學生，那是苦樂懸殊。

中國留學生散布美國者雖僅二三千人，其個性可別為若干種：一、抱着一種目的，按照預定計劃做去（例如研究科學）在學業未完成以前苦心忍耐，暫不回國。二、有國家觀念，有世界眼光，把國家當前的需要擺在心頭，以期回國時應用。他們並不死守課程或以學位為對象，同時不受浮華風氣的影響，對祖國消息留意探取。三、在本國時就預想到一頂博士帽子將要套在自己腦袋上，因此孜孜不倦以待幸運之降臨。四、不一定取得學位，不一定想研究某種問題，祇圖美國教育設備之完善，如圖書館、實驗室、教授談話、無線電課程等項。他們很有些像從前「十年窗下」的書獃子，對外事不願過問。他們為讀書而讀書，別無其它目的。五、醉心歐化，很肯用功，惜少國家觀念，追求西洋文化，深悔自己不該做中國人，對於中國有價值的歷史及民族性是一概抹煞的，有時幾乎忘了自己是中國人，蔑視祖國一切，尤其對於英

語不甚流暢的同胞同學儼然自居於一個特殊階級，這種人以華僑子弟爲最多。六、一切不管，實行享樂主義，功課是他們的對頭，女友是他們的性命，跳舞和築橋戲行行都精，寧在外國流浪終身，這種人以紳富子弟及染有惡劣嗜好者爲多。

第四項所講的無線電課程在美國幾成爲日用必需品。無線電廣播音樂和時事在我國已實現了。美國最特殊的是所謂空中大學，即聘請著名大學教授輪流廣播，其中材料有許多爲普通大學所聽不到的。

美國學校盛行一種兄弟會，會的緣起是學校當局爲砥礪學行輔助訓育所不及起見，在教授指導下，由學生自動組織兄弟會，學業須有相當程度纔能填寫志願書，入會時先要發誓，有點像中國哥老會的門限。宣誓不算數，還要經過胆力、道德、信仰等試驗，另外還要一個介紹人，做一篇論文，纔給予會證。有了兄弟會證纔是學生中的優秀份子。這種會名，男女分開，中美分開，除非國際兄弟會纔不分國籍。天下事往往如此：起首規規矩矩，後來馬馬虎虎。現在的兄弟會幾乎變成了灘豔團體，有時互相介紹愛人，但最要條件是凡會中一人看中了的女伴，會友不能奪取，假使奪取的話，全會就得視爲公敵，又如甲會會友的愛人被乙會會友奪去，甲會會友應一致起來和乙會對抗，這又像蹈襲了『哥老會有禍同當有

### 『福同享』的會律。

華僑學生有所謂土生會和兄弟會的意義相同，但團結力更爲堅強。內地留學生和華僑子弟雖是同胞手足，但形成兩個壁壘，這因爲習慣風俗不同之所致。土生二字解釋就是在美國生長的，他們的會友有點像桃園結義，不但玩意兒休戚與共，有時還互相介紹職業。至於內地學生所組織的兄弟會就遠不及他們團結力之堅強，因爲內地又分爲若干省區，省與省間的習慣、風俗、方言各有不同，勉強團結起來仍不免痛癢不關。有人說，我國人『省』的團結力比『國』的團結力堅強得多，這種固陋見解何時纔能打破？

現在談點留美學生住居和飲食的情形。

最經濟的方法解決住居問題是合夥承租公寓或私人住宅之一部，灑掃炊爨都由同居者分工合作，並不感覺執役的煩悶，但配置木器是一樁難題：比方承租部份至少有應接室、臥房、沐浴間、三種，購買木器當然談不到，租價也不合算，最好在荒貨攤上搜集舊貨，比較來得便宜；然而美國的苦力不像中國苦力這樣不值錢，有的時候（你的房子當然在幾層樓上）搬運費比舊貨價格還要高，許多人搬家寧將舊器具丟掉，就是這個緣故。這種經濟住居方法方便是方便極了，同時也有妨害：因爲同居的必是好

友，校外光陰大半消磨在談話中，想要埋頭讀書常被同居者所阻撓或擾亂。

另一種方法就是單身租一間房子，和美國房東在一塊兒。在美國西部及小城鎮多半屬於這一種，但房東脾氣的好壞所關極大。不懂怎樣，凡是美國所謂上等人也者都帶點傲性，寧可空着多餘的房屋不願租給外國人，尤其是黃種人，因此出租餘屋的美國人多半屬於下層或貧窮一流，他們爲了黃金，對於黃的皮膚也就不甚憎厭。你如果想博得肥胖的房東太太之一笑，另外還要她稱贊你一聲『可愛的東方孩子』，祇須處處給她小便宜，鋼琴也許你奏了，無線電收音機也許你用了，並且滔滔不絕的講些哄小孩子的故事，使你得着練習英語的好機會。反過來說，假使遇到一毛不拔的房客，那末臉上罩着重霜的密昔司××使你望而生畏，如同她的丈夫畏懼她一般。她的嘴裏終日咕嚕着，不是說不應該把烟灰彈在地板上，就是說喝湯的時候爲什麼要嘖嘖有聲，甚至請你喬遷大吉。這種住居方法有時也會發生戀愛和債務糾紛。

美國食物是在西洋各國中最不考究的。據說開關美洲時，來者多半爲單身漢，自己燒飯，自己洗濯衣服，兼差太多，所以食物極簡單，後來就成了美國人的普通習慣。自美國躍爲全世界商務重心後，人民過着機械般生活，男女對烹飪不甚注意，常有一對夫婦終年不舉火，在餐館解決民食問題，耗費比較大

一點，但他們還是認爲合算，因爲時間經濟，不至耽誤兩口子的職業。中國學生對於美國口味是認爲不美的，又嫌價錢太貴（尋常晚餐至少美金一元，午餐五角至七角五，最名貴的數十美金一客。）十有九自己燒飯，對於省錢和配合胃口雙方都可顧到。吃的東西半中半西，或許帶點家鄉風味。（如川菜粵菜之類。）要吃米飯也便當，但糙米價格比機器米貴得多，因爲糙米所含滋養料較多。本來糙米是一件寶貝，偏偏國內的富翁不屑下箸，要讓窮朋友享受，豈非天意如此？

留學生燒飯，不知者以爲很辛苦，其實在外國燒飯有電爐煤汽爐，不到二十分鐘就熟。洗碗在國內是一件麻煩事，但美國每一間炊室預備冷熱水池各一個，還有化學藥品，手上帶着橡皮套，不沾油膩，也算極輕鬆的工作。

還有一事，在美國的中國男女學生是不是容易發生戀愛關係呢？留美女學生大半在國內大學畢業或在社會上辦了幾年的事，大半消逝了青春，又大半閱世已深，其所以拋棄社會和家庭而遠渡重洋是爲求學而求學，對於幼稚可笑的戀愛工作趕不上國內摩登少女們的熱度。還有一層，留學生女少於男，多角戀愛因之以起；女生看慣了男子的那套手段，男子們「一死殉情」的笨話是不容易動聽的。但話又說回來了，因爲男多於女，男生心目中把老的也當做少的了，把嫩的也當做妍的了，所以在男女

生當中常有畸形結合，年輕的男子配年長的女郎，貌陋的姑娘伴貌美的夫婿。但有一個定例，吃虧的總不是女子。

至於醉心歐化語言流暢的青年們多半就地取材，喜和美利堅女兒們廝混，也有和美女結婚而帶回本國的，也有和房東太太的大姑娘發生戀愛鬧出了亂子的。

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從前組織留美學生總會，有刊物，有集會，精神總算不差；後來有人把持，因之由解體而至於消滅。去年在紐約的學生想把學生總會恢復起來，會徵求各地學生意見，但各地學生不感興趣。這有三種理由：一、功課太忙；二、美國幅員廣闊，雖說交通便利，仍不能常有接觸機會；三、恐怕再蹈前轍，受人利用，因此總會終於不能復活。可是各地單獨的學生會——如紐約、密西根、加利福尼亞、各地的學生會至今依然存在。小城鎮中的學生會採取會長制；紐約用委員制，因為紐約學生比較多些，他們有政治背景，有鄉土觀念，誰也不承認誰有領導權，所以不曾捧出一個會長來。

就是各地的學生會也沒有多大的團結力，因為學生是流動體，多則四五年就要回國，後來者對於會務又不願繼承前人的遺規，比不得華僑有固着性，又有利害共同之點，精神上團結得多。還有一點，在美國的留學生不大肯作政治運動，比歐洲留學生大有遜色，然而研究學術的團體又不在少數，如工程

師學會、國際法學會等。此外還有一種學術研究會，先由主持者出一問題，請有名教授發表意見，再由到會者依次發言，以取得有價值的結論爲原則。教授中有會到過中國的最熱心參加，開會時多半假座公共場所或大飯店，先期發帖，帖上所列名教授愈多，到會的人愈踴躍。

社交兩個字，中國人幾乎完全當做含有娛樂性的男女交際，其實男女交際固然是社交，討論或研究一種問題又何嘗不是社交？前一種社交人人趨之若鶩，後一種人人視若畏途，在美國是很少見的。中國學生在美國的男女交際多半借用華僑住宅舉行，房主人預先把地板擦得光潔可鑒，另外預備若干份咖啡土司，與會者每人納資一元或二元，如有攜帶女友的，不用說，搶上一步，付雙份的費用。此外華僑學生在小城鎮內所舉行的聯歡會以及園游、野宴、聚餐等項，內地籍的學生也可參加。娛樂占華僑學生生活中重要部份他們的習慣，真可謂融會中西了。

## 平劇兩伶人

(一)

平劇鬚生一角自大名鼎鼎的譚鑫培物化後，就輪到余叔岩首屈一指。余轍演已久，這正是余的善於藏拙處。

大凡一技之成，決非偶然而得：第一要有天才，第二要不斷努力，第三要有人提倡和鼓勵。無論大小事業都不出此例。

余的祖父余三勝是一譚的老師，老譚是余的老師，余又是老譚的孫兒譚富英的老師，這兩家關係是糾纏不清的。余的父親余紫雲以青衣得名，性嗜古董，後來成了古董的精鑒家，當時王公大臣購買古玩字畫往往請紫雲鑒別真偽。余初名『小小余三勝』十三歲唱堂會時即露頭角，每天趕堂會至七八次之多，一曲告終，包頭不解開，水粉不擦掉，跟班背在肩膀上，從這兒背到那兒。這時他有一張最早的唱片叫『小小余三勝的洪羊洞』。

以天賦而論，余不及譚之渾厚，所以余腔與譚略有差異：譚吐屬自如，隨心所欲；余腔圓字正，井井有

條。從這裏看起來，一個人應當量才器使，切莫削足適履；不然的話，便將『畫虎類犬』。

譚余噪音有寬窄之不同：一則黃鐘大呂，一則清如雛鳳。在大庭廣衆中引吭高歌，自以譚爲優，但在堂會時清歌宛轉，則余亦能引人入勝。譚是時勢造英雄，余何嘗不一樣？其名始於堂會，而『話匣子』尤有功於余。現在無論甚麼地方都有人會哼幾句『聽他言嚇得我心驚膽怕』，余躍爲現代藝人是文明利器之所賜。

有一時期余受過袁世凱的賞識：袁做北洋總督時，一天赴郊外檢閱軍隊，路上碰見了余，跳下馬車來抓住他的手和他閒談，叫他進武備學堂。余回家商量，不得家人同意。假使他真的進了武備學堂，也許後來做到北洋軍閥中的『余叔帥』，但與其造成一個禍國殃民的軍閥，不如成就個優孟衣冠的藝人，這不能算是余之不幸。

民國元二年間袁世凱做了總統，從前的武備學生都做了甚麼將軍師旅長，而余因倒蹶不能上台，情形異常狼狽。他想到過去袁宮保的一番美意，心中不覺懊悔：『唱戲終不是玩意兒，還是騎白馬，跨東洋刀來得威武。』他跑去見袁，求把他放到武備學堂去。袁大笑說，『現在來不及了。可是我給你一個速成機會吧：我現在正練模範團，給你當團部副官，後來慢慢的提拔你。』

余居然當副官當了六個月，漸漸當得不耐煩起來：第一件，總統府常有堂會，總得叫他卸下戎裝，穿上戲裝，做官還是與往日做戲一樣。第二件，團部同事們東也叫着小余，『這句怎樣唱的？』西也嚷着小余三勝，『你來教我一個身段。』他簡直麻煩透了。

那時正是『滿城爭說叫天兒』的時候，余下決心要做譚門高足弟子。他一面練武功，手勁、腿勁、腰勁，他想假使聲音亮不過來，做武生也比做團部副官好。他拿着父親余紫雲留下的古董，由岳丈陳德霖爲介，向老譚磕頭稱弟子，可是老譚的眼睛長在額角上，他放着自己的三個兒子不教，肯把全副本領教外姓？

頭是白磕，得不到一點兒本領。余並不灰心，跑到譚的配角王長林、錢金福那裏請教幾句譚腔，再請老師改正。譚聽他時得頗夠味兒，暗想『這小子偷的本領不壞，』越發不肯教了。

余發現自己的前途是一團漆黑，『這那裏是學戲，分明是在受罪。』加以大師兄向他瞪眼，二師兄鼻子裏哼哧有聲，三師兄冷面無情（老譚三個兒子），這味兒多麼夠受！看來『大總統的面孔比老師和善得多，唱戲不比做副官好，』他幾乎仍舊跑回袁的那裏去。但轉念一想，『好馬不吃回頭草，』便咬緊牙關鼓勵着自己，帶夜壺上戲館，偷聽、偷看，專從『偷』字上用功夫。他後來常常說，『夜壺是他學戲

的決寶。」

他開始偷得『天雷報』的做工唱工，自己關在房門裏練。練得不對勁的地方，再去偷，再改。偷來偷去，練來練去，漸漸自己覺得很有點像樣兒了，不覺興致勃勃地貼出『天雷報』的戲報來。譚看着戲報，『這小子在搗甚麼鬼？倒得跑去瞧瞧。』那知一瞧之下，從此『謹防扒手』，不許余聽他的戲。他每次上台時東張西望，若是望見了余，回家後得把他叫來痛罵一場。

偷既不能，學亦不可，余才發現自己的舉動太幼稚，不該任性在『夫子門前賣文』。還有另一『幼稚病』：老譚演『烏盆計』唸到『冒雨而歸』時都誤唸『冒雨而歸』。余有一次向老師說，『這分明是個冒字，大概抄本上筆誤了吧？』譚睜大着眼睛說，『嘿，挑起老夫的眼兒了！你既有這大的本領，還向老夫請教幹嗎？』

從此余不敢再嚮，就是自己上台唱『烏盆計』也唸作『冒雨而歸』，直到老譚死後才把『冒』字改作『冒』字。

夜壺是余學戲的法寶，鼻烟壺是他學戲時的第二恩物。他摸着老師『好貨』的脾氣，把家傳鼻烟壺獻上，譚究竟不完全是『黑心眼兒』，看在鼻烟壺分上，就給『打棍出箱』一齣。余得了這個妙訣，好

在家中有的是古董，今天拿玉玦學一齣『珠簾寨』，明天拿甚麼學甚麼，這由『儉』的時期進入『換』的階段了。

余對譚不僅生前敬禮不衰，即現在提及老師時還是『肅然起敬』，他自己決不敢望其項背。但提到其他角兒時，却常謂『餘子碌碌，皆不足數』。

中國學術不昌明往往由於失傳的緣故，有本領的人私心太重，不肯把本領傳給外人。譚犯着這個毛病，余亦犯着這個毛病。他住在北平椿樹二條，無論同行或外行來訪他絕口不哼，到更深夜靜時才獨自地唱上好幾段，倘遇一竅不通的門外漢，他却滔滔不絕地談戲談到好幾個鐘頭。

譚富英是他的徒兒，他應當把譚家的本領還給譚家才對。富英天賦也許比余高，機會比余更多，但不夠余之『艱苦卓絕』，莫說不肯提夜壺上戲館，就是余當面教給他幾句，他馬上就說『我已經學會了』，這好像阻擋老師不讓再教的神氣。余有時糾正他某劇身段，他說：『我原來的身段博得滿堂彩聲，不是很可以過得下去了嗎？』所以余也套着譚從前訓斥他自己的口氣，『你既有這大的本領，還用向我這兒請教幹嗎！』

余有一段經驗談，可當作一般事業的通論：他說，『名角兒唱戲比普通角兒難，普通角兒唱得不對

勁，台下可以馬馬虎虎的帶過去，名角兒只許好不許壞，一壞就摔了。」他又說，「同樣一齣戲，下次唱時要比上次好，先得自己滿意，然後別人才滿意。」前者是「盛名難負」，後者是「精益求精」。

余不願到上海來露臉。有一次他在某舞台演「連營寨」，台下覺得「不過如此」，而且嗓音細得像蚊蟲嗡嗡叫，大家幾乎不願給他一聲「好」。他一想這次可摔了，馬上來一套迎合顧客心理的表情，把鬚鬚亂抖一陣，接連吊毛幾次（翻筋斗），馬上博得暴雷似的彩聲。他事後向人說，「那次我演的是大鬧天宮的齊天大聖，不是與兵復仇的劉先主。」

余對音韻之學研究極精，從未唱過倒字，在這問題上他求教於北方名流魏鐵三，戲詞抄本均出其手。他每逢灌音的時候總是聚精會神，如果發現那一字或那一種腔調稍不當意便重新灌過，往往一片之成，費時至一兩個月之久。他說這不僅與唱片公司營業有關，且與個人名譽有關。

總括說起來，余雖是譚的真傳弟子，可是得之於「耳提面命」者少，得之於細心領悟者居多。他自己還有極豐富的創造力，一再揣摩研究，做唱說白恰到好處，沒有「過」與「不及」的毛病。

## (11)

中國平劇伶人出國演劇的，以梅蘭芳東渡為第一次。民國八年，他受東京帝國大戲院的邀聘，於四

月二十一日由北京出發。出國前替他的祖母祝壽一次，事前發出徵文通啓，措詞謙敬，照錄如下：「家祖母江蘇金匱陳氏，性端謹明敏，戚黨譽之。年二十一，歸先祖父。先祖以藝事有聲於時，兼好施與，重然諾，頗見重於賢士大夫；然用是鈔餘財，家祖母恆助成其義，不以困見黷也。先祖卽世，先父繼棄養，獨先伯支持門戶。伯先伯又逝世，瀾堯堯孤露，內無期功之親，所恃撫育而煦覆之者，惟祖母與家伯母耳。祖母茹痛持家，辛苦撐拄，訓瀾至於成立；迄今薄藝自獻，不見棄於當世賢達者，曰惟祖母之賜。今年政八十矣，康疆若壯時，瀾私心竊喜報劉之日方長，思藉生朝效稱觴之舉。瀾本卑弱，原不敢妄乞鴻文；惟念無以報祖母之德，用不自揣量，叩乞大君子恕其狂瞽，寵以文詞，增其福壽，則瀾感激之私，靡有涯涘矣。梅瀾謹啓。」

東京帝國大戲院邀蘭芳演劇，包銀五萬。日本人省吃省用，把一個錢看得比車輪大，何以有這樣闊綽的手筆呢？一則震於蘭芳大名，人人以一見爲榮；二則歐戰中日本發了一注橫財，纔有此破天荒的豪舉。據聞美國戲劇界曾與日本競爭，日本出五萬，美國願出三十萬，要蘭芳先到美國；蘭芳因日本邀約在先，祇好請美國留後再說。那次蘭芳東行配角原定爲王鳳卿、程豔秋、姚玉芙、姜妙香諸人，豔秋因事未往，鳳卿又臨時作罷。蘭芳啓程的那天——四月二十一日，日本僑民紛往東車站送行，高呼梅蘭芳萬歲。蘭芳等一行於二十四日傍晚由朝鮮渡海到馬關，二十五日下午八時抵東京，站在月台上瞻望顏色的日

本仕女黑壓壓擠做一團，尤以女人爲最多。專車抵站時，新聞記者四面包圍，紛紛持鏡頭爲蘭芳照相，較之歡迎軍國要人尤爲熱烈。各社團及劇場中派來的招待員遞名片的、拉手的、鞠躬的、亂七八糟，那能一一加以辨識。這時車站上又湧起一片梅蘭芳萬歲之聲，爲從來未有之盛。招待員引蘭芳上汽車馳至帝國旅館。從二十五至三十日蘭芳忙於應酬，並抽暇參觀島國戲劇（二十七日往觀日本名旦中村歌右衛門之『孤城落月』）五月一日開始出演，其戲目如下：五月一日至五日演『天女散花』，六日至八日演『御碑亭』，九日至十日演『黛玉葬花』。戲票預售一空，後至者無容身之地。蘭芳登場時全場異常肅靜，可是日本人畢竟是日本人，那裏懂得西皮二六。蘭芳雖分外賣力，日本人聽不出所以然來，只得裝飾新奇，扮相端麗而已。座中華僑看得津津有味處不禁拍掌叫好，日本人見華僑叫好，覺得如不鼓掌，豈不是暴露了外行弱點？日本人向來是好勝的，他們不管懂得不懂得，華僑拍掌，他們也跟着拍掌，依樣葫蘆，毫不厭倦。不過華僑拍掌時恰逢關節處，日本人拍掌落後一步，便覺牛頭不對馬嘴了。第二天，日本報紛紛發表劇評。國民新聞標題爲『東洋第一美人』，旁注一行小字曰，『梅蘭芳若化身爲女子，萬丈情波令人溺斃。』評色而不評藝，倒不失外行本色。它如二六新聞、都市新聞等報大致恭維蘭芳扮相秀麗，而舞姿微嫌單調，至於歌唱之工拙日本人不甚了解，只見華人拍掌喝采，諒必造詣甚深。蘭芳演劇

時，前幾日賣座甚盛，後來漸不如前，這由於日本人以耳代目，爭先恐後，而時過境遷，熱情頓減，不像中國戲迷之堅持到底也。此外還有一件掃興事：五七紀念，中國留學生激於義憤，紛函蘭芳提前回國，蘭芳因有成約，並已允許展期兩日，不便中道而廢，可是精神上備感痛苦，大有度日如年之勢。展期中的戲碼：十一日爲『虹霓關』，十二日爲『貴妃醉酒』，各報不再著評，淡然度過。十三日開始向各方話別。十九、二十兩日應各界之請在中島公會堂唱兩日，十九日演『思凡』及『御碑亭』，二十日演『天女散花』及『春香鬧學』。二十三日蘭芳已到神戶，當地紳商堅留演戲一日，晚間在聚樂館演『戲鳳』、『奔月』兩齣好戲。次日啓程回國。蘭芳回國後，鑒於中國戲在國外不易占得一席之地，便銳意創製新戲，雜以歌舞，以革新戲劇爲目的。同時日本方面也紛紛仿照梅劇排場，有所謂『和製天女散花』出現，這也算東施效顰了。

新語林

一四二

新語林終

## 菊隱叢譚書目

歐洲風雲第一集

世界名人特寫

中南美洲談藪

非澳兩洲談藪

現代知識

現代女性

近代軼聞

新語林

世界珍聞

閒話

歐洲風雲第二集

世界名人特寫續編

亞洲談藪

美國談藪

歐洲談藪

歐洲五強內幕

國際掌故

吳佩孚將軍傳

歐美談片

密斯馬

## 菊隱啓事

上列各書均筆者近年來在報章發表之稿承 讀者不棄認爲有可采之處敦促彙刊印行惟文中材料半采自書報半得諸傳聞 讀者如有見教或更正之處尚乞 惠書由中華書局編輯所轉交筆者決不文過飾非也

民國二十九年十月印刷  
民國二十九年十月發行

◎ 新語林 (全一冊)

實價國幣七角

(郵運匯費另加)



著者 陶 菊 隱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路錫三

印刷者 上海 美商永寧有限公司  
澳門 門路

總發行處 昆明 中華書局發行所

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

(二五三七)

T72247

(2)

註冊商標



2537)  
70

207  
4833